

朱子訂定蔡氏書集傳

六



書卷第六

朱子訂定蔡氏集傳

後學鄱陽董鼎輯錄纂註



周官

成王訓迪百官史錄其言以周官名之亦訓射也今文無古文有○按此篇與今周禮不同如

三公三孤周禮皆不載或謂公孤兼官無正職故不

載然三公論道經邦三孤貳公弘化非職乎職任之

大無踰此矣或又謂師氏周太師保氏周太保然以

師保之尊而反屬同族之職亦無是理也又此言六

年五服一朝而周禮六服諸侯有一歲一見者二歲

一見者三歲一見者亦與此不合是固可疑然周禮

非聖人不能作也意周公方條命事之官而未及師

保之職所謂未及者鄭重而未及言之也書未成而

公亡其間法制未及者鄭重而未及言之也書未成而

之周禮首末未備周公未成之書也惜哉讀書者參

互而考之則周公之官先生日漢自古文尚書

經制可得而論矣周禮之官先生日漢自古文尚書

出方有周官篇伏生口授二十五篇無周官故漢只

置太尉司徒司空三公而無周三公三少蓋未見

古文尚書但見伏生書牧誓立政篇中所說司徒司

馬司空而置也古者諸侯之國只置得司徒司馬司

空三卿惟天子方得置三公三少六卿牧誓立政所

說周家是時方為諸侯故不及三公三少及周官篇

所說則周是時已得天下矣三公三少本以師道傳

佐天子只是加官周公以太師兼冢宰召公以太保

兼冢宰是以加官而兼宰相之職也後世官職益系

今遂以三公三少之官為陪官不復有師保之任論

道經邦之責矣然古者猶是文臣之有功德重望者

方得加師保之官以其有教輔天子之名也後世遂

以諸子或武臣為之既足天子之子與武臣蔡氏

豈可任師保之責耶詭譎傳襲不復改庚也無

成務之書也合是數篇以觀成王可以見其本質焉

可以見其昏明疑信之亦焉可以見其講費啓發之

深焉可以見其知類通達離師傳而不反焉過此而

有君陳乃周公既沒之後又過此而有周公格君始終

將沒之時成王進德始終之序備矣周公格君始終

之助著矣周禮之序備矣周公格君始終之書也今

行之書周禮則成王建置訓迪而已施行之書也今

只當據周禮以解周官其與周禮未昭合處姓畧之

可也又呂氏以作周官時為周公尚在此亦以亡書序及君陳按排而意之耳未見其必然也深玩周官文意周公時不在矣此殆成王老於山於後之書也如以不孝驕侈賊卿上可見

惟周王撫萬邦巡侯甸四征弗庭綏厥兆民六服群辟罔不承德歸于宗周董正治官書之末序也廷直也萬氏曰非庭歸來

辟者六服侯甸男采衛邦畿內為六服也禹貢五服通畿內周制五服在土畿外也周禮以有九服侯甸男采衛蠻夷鎮蕃與此不同宗周錫命也董正治官凡治事之官也言成王撫臨萬國巡狩侯甸男采衛之國以安天下之民六服諸侯之君無不奉承周德成王歸于錫京督正治事之官外攘之功

征也益嚴內治之修也唐孔氏曰周制無萬國惟伐淮夷非四言之大綱纂註物細故所能維持向也成王不出關關之厚耳

今無萬邦至罔不承德乾謂中閭秋殺春生四海皆隨其運轉躬統相承萬世皆其維持不如是何以觀文王之取光揚武王之大烈乎纂註巡侯甸即六服而置言之也六服承德即九服而以內五服并王畿言之也內五服九州內外五服九州外以內五服并畿內為六正與侯甸男采衛之辭合

此可謂能以周公詰戎兵勝禹跡行天下至海表罔不服之言而真見之行事矣周宗王曰若昔大猷制治于未亂保邦于未危若昔大道之世制治保邦于未亂曰唐虞稽古

建官惟百內有百揆四岳外有州牧侯伯庶政惟和萬國咸寧若昔大道之世制治保邦于未亂曰唐虞稽古

惟其人百揆無所不總者四岳總其方岳者州牧各總其州者侯伯以州牧而總諸侯者也百揆四岳總治于內州牧侯伯總治于外內外相承統不系故庶政惟和而萬國咸安夏商之時世變事繁觀其會通制其繁簡官數加倍亦能用治明王立政不惟其纂註唐虞官百夏商倍之周

變也舜命九官至商列為一政至周合纂註今于小子祗勤于

德夙夜不逮仰惟前代時若訓迪厥官逮及時是若順也成王祗勤于

德早夜若有所不及然纂註今于小子祗勤于

蓋修德者在官之大也纂註今于小子祗勤于

太師以下是也訓迪者凡我有官君
子以下是也董正而後訓迪之也
立太師太傅太保茲

惟三公論道經邦變理陰陽官不必備惟其人

三公非始於此自為周家定制則始於此也賈誼曰保其
身軀傳者傳之德義訓道之教訓此所謂三公也陰陽以氣言
道者陰陽之理恒而不變者也易曰一陰一陽之謂道是也論
者講明之謂經經者經綸之謂變理者和調之也非經綸天下之
大經參天地之化育者豈足以

任此責故官不必備惟其人也
少師少傅少保曰三孤貳
公弘化寅亮天地弼予一人

孤特也三少雖三公之貳而
非其屬官故曰孤天地以形
言化者天地之用運而無迹者也易曰範圍天地之化是也弘
者張而大之寅亮者敬而明之也公論道孤天子所師傳相天
孤寅亮天地公論於前孤

弼於後公孤之分如此
特置此三者則三公弘大道化
師保而大傳無聞周公設召公仍為保而不聞設師傳蓋難之
也

同召太保與以下皆卿也是時召公為保兼冢宰芮伯為司寇
形伯為宗伯畢公為司馬皆是以三公兼之衛侯康叔為司寇
毛伯為司空番如吳則三公多是六卿兼之但其人是足以兼公

則加其公之職也無其人則止為卿而已三公三孤皆無其人
則闕焉而已而六卿自若也要之成周以三公三孤皆無其人
德故曰官不必備惟其人

何待於論論云者擬議以成其變化講明啟沃而精一之者也
陰陽以氣言天地以形言變理運之者也寅亮承之者亦公孤
之分於此著矣然強予一人乃格君心之任獨於孤言之而公
之職及不與焉何也論道經邦變理陰陽未有不自君心者特
成王尊三公之至若不敢以身負之蓋曰斯人也乃造化之友

非予一人之邪也
時召公已為太保是三公非自成王始也蓋公已為太師武王
以弘大其論道經邦之化耳弘大道化以寅亮天地體用之謂
也孔註

冢宰掌邦之治統百官均四海
冢宰內統百官外均四海蓋天子之相也百官異職管攝
使歸于一是之謂統四海異宜調劑使其平是之謂均

而無所治者也統重事而分治之則六卿之職六卿者萬事之
綱也冢宰管攝百官非官官而控制之自百而歸六自六而歸
一所謂至簡也所謂至易也所謂至明也所謂至道也
與之為小所居至易也所謂至明也所謂至道也
周禮太宰掌建邦之六典

屬六卿三百六十屬也（集註）冢宰相天子總百官則司徒以

下無非冢宰所統乃均列一職而併數之為六者網在綱也

六卿之與六卿並列於六職也（集註）冢宰列於六卿也

其外也六卿分職各率其屬以倡九牧自內而達之外九牧各

九牧亦猶唐虞以換而統牧伯故阜成之效不咸和寧泰和在

之綱紀立而統統定矣（集註）六年五服一朝又六年王乃時

巡考制度于四岳諸侯各朝于方岳大明黜陟（集註）五服

男采衛也六年一朝會京師十二年王一巡狩時巡者猶舜之

四冲巡狩也考制度者猶舜之協時月正日同律度量衡等事

矣（集註）明也疏數異時繁簡異制帝王之治因時損益者猶舜之

非時有以振之豈無壅滯而不達乎六年一朝所以達其壅也

也諸侯既親承德意於天子天子復親考制度於諸侯禮樂刑

政斯四章而不悖矣是制也詳一見於虞書後千餘年後出於

此驗其疏數而出之升降事之繁簡與備之多寡用度之

與夫成土觀會通以行其典禮者皆可推而推矣（集註）周

官行人之職曰侯服歲一見其貢其物采服四歲一見其貢其物

物男服三歲一見其貢其物要服六歲一見其貢其物甸服二歲一見其貢其物

朝也今止言五服者要服六歲一見其貢其物甸服二歲一見其貢其物

不敬者君削以地不孝者君然以爵有功德於民者加地進爵

是也此皆斟酌舜事行之舜五載一巡狩此十二年何也文中

能五年而以十二年也王曰嗚呼凡我有官君子欽乃

攸司慎乃出令令出惟行弗惟反以公滅私民其允

懷（集註）建官之辨統前草既訓由之矣此則居守官職者咸在曰凡

有官君子者合尊卑小大而同訓之也反者令出不可行而

其進退之謂言敬故所主之職謹故所出之令今出欲其行而

莫不敬信（集註）不可反矣令之大者固出於君若司庶府自下

然必謹出令不至於反（集註）以謹公非欲其非也

私欲淨盡一謂欲民之允懷非以公盡誠其私者不可允懷誠
服之謂也滅字學古入官議事以制政乃不迷其爾典
允字皆須勤破

常作之師無以利口亂厥官者疑敗謀怠忽荒政不
學牆面拉事惟煩 孝古孝前代之法也制裁度也世錯繆
也典常當代之法也周家典常皆文武

周公之所講畫至精至備凡有官者皆謹師之而已不可喋喋利
口更改而紛亂之也積疑不決必敗其謀怠惰忽忽荒其政
人而不孝其猶正牆面而立必無所見而幸錯煩擾也

其言蓋取諸此先王人法並任而任人為多故律設大法而已
其輕重之詳則付之人臨事而議以制其出入故刑簡而政清
自唐以前治罪科條止於今律令而已人之所犯日變無窮而
律令有限以有限治無窮不聞有所闕豈非人法兼行吏猶得

臨事而議乎今律令之外科條數萬而不足於用有司
請立新法者日益不已嗚呼任法之弊一至於此哉
即前日所享之成法也

今施於今而不合於古者皆非其常也常者理之通古今常行
而不可易者也爾當以之為師法

夫畜而不辨一前一起謀所以不成也愈失之不及也愈失之過
荒其政均也既廢數菴官之兩後勉以享之不可已享者應事
以理雖萬變而不勞不享者應事以才不備於理觸事而縈始

猶以才力營之則多則不勝其煩矣
官以享勉之以不享成之享古而後入官則謀事必能以古制
裁酌之而政不迷矣然世亦有好古而至於好異者如王荆公
是已故又欲其以典常之理為師也不享則於理不明惟見其
煩擾而已享不享之得失相去如此成王此言真萬世有官者
子之龜

戒爾卿士功崇惟志業廣惟勤惟克果斷乃
罔後艱 此下申戒卿士也工氏曰功以智崇業以仁廣斷以勇克
此三者天下之達道也

功之積也崇其功者存乎志廣其業者存乎勤勤由志而志
待勤而後成雖有一二者當幾而不能果斷則志與勤虛用而終歸
後艱

矣農業於田播耨耘耔皆農業至收穫有秋則農功成矣功之
高卑由立心之高下欲功之高立志固貴乎高然必勤以廣業
則職業日勉日高其基立而其成高也否則事業以怠惰而狹
如築臺然安有基狹而臺高者雖有此志終不遂矣
至所以肯心果斷則不立勸非果斷則易倦

功崇至後艱四句乃申言上文蓄疑敗謀愈忽荒政之慮而加警策耳功崇惟志業廣惟勤愈忽荒政之反也惟克果也乃罔侈艱蓄位不期驕祿不期後恭儉惟德無載疑也謀之反也

爾為作德心逸日休作偽心勞日拙 貴不與驕期而驕自至祿不與侈期而侈

而後自至故居是位當知所以恭饗是祿當知所以儉然恭儉豈可以聲音笑貌為哉當有實得於已不可從事於偽作德則中外惟一故心逸而日休休焉作偽則揜護不暇故心勞而日

若其拙矣或曰期待也位所以崇德非期於為驕祿所以報功非期於為偽也

居寵思危罔不惟畏弗畏入畏 居寵盛則思危辱當無所不致其

危罔不惟畏弗畏入畏 祗畏苟不知祗畏則入于可畏之中矣後之患失者與思危相以然思危者以寵

寵即指推賢讓能庶官乃不和政厖舉能其官惟

爾之能稱匪其人惟爾不任 賢有德者也能有才者也王

能所以為義大臣出於義則莫不出於義此庶官所以不爭而和政厖舉能其官亦爾之所能率非其人是亦爾不勝任古者

以爭而不和無官不和則政必維亂而不理矣稱亦率也所率大臣以人事

君其責如此 言精當朕信臣聲牙而得此猶芻豢之悅口云○愚謂因所稱率之賢否是足以見我之賢否則推人之賢

乃我之賢也讓人之能乃我之能也為人臣者以是觀之必無如賢嫉能之事賢者有所勸

王曰嗚呼三事暨大夫故爾 而不肖者亦可以自警矣

有官亂爾有政以佐乃辟求康兆民萬邦惟無斁 事

即立政三事也 治也篇終勸息上自三事下至大夫而申

刑勸之也其不及公孤者公孤德尊位隆非有待於刑勸也

訓戒既終復提要總告之各敬爾官以治爾政 即前

也 前言阜成兆民指當時而言此言承康兆民期於永久

有侍於刑勸也篇終責望之辭不免上列三公者三公推德尊

望重以無待於表率也諸家多以三事為三公詩曰三事大夫漢魏以來史云位登三事皆指三公云○愚謂唐虞建官庶政和萬國寧我周建官庶政之制亦若身則我周萬邦之寧者其有身勤乎此成王歸于宗廟不暇他及而汲汲於董正官以國家紀綱所係

君陳

君陳臣名唐孔氏曰周公遷殷頑民於下都

公此其策命之詞史錄其書

以君陳名篇令文無古寸有

亦傳君陳君牙緡君曹之

陳周公之子

猷訓與甲命公予祖命公以周公之事語意畧同不

見君陳為周公之子使是其子則當如微子之命云

殷王元子乃祖成湯康誥云朕其弟酒誥云乃穆考

文王蔡仲之命云率乃祖文王之彝訓無若爾考之

但與畢命書中命射大抵然也今不曰爾考周公而

大勳勞於天下安有命其子以繼父職獨無一語及

父子相繼以寵之乎

命輕重不類見君陳蓋新進者也

公化商民已無不盡繼其後者不必創為新政以駭

訓以告之今但一遵周公之訓無忿嫉無求備有忍

從容則東郊之民耳目不駭常如周公之在其左右

安靜帖息何前卜也此命君陳之大旨也直康士曰

惟君陳克

王若曰君陳惟爾令德孝恭惟孝友于兄弟克施有

政命汝尹茲東郊敬哉

子居家理故治可移於官陳氏曰天子之國五十里為近郊

言之則下都乃東郊之地故君陳畢命皆指下都為東

遷殷頑民於下都

成王命君陳代周

必封國為

君

君

君

君

君

君

君

君

君

君

君

君

君

君

君

君

君

君

君

疑駭民不可得而治矣謂以化商之要莫大於法周
公爾今所司即周公之舊所司也周公之訓即公舊日所以師
保萬民者也繼公所司之職以化公所化之民豈可少
異於公之訓乎曰慎曰懋上及於所謂敬哉者莫大於是 我聞

曰至治馨香感于神明黍稷非馨明德惟馨爾尚式
時周公之猷訓惟日孜孜無敢逸豫自謂成王既勉

復舉周公精微之訓以告之至治馨香以下四語所謂周公之
訓也既言此而揭之以爾尚式時周公之猷訓則其四言為周
公之訓明矣物之精華則無一體然形質上而氣稟升上者有
方升者無間則馨香者精華之上達者也至治之極馨香發聞
感格神明不疾而速凡昭為黍稷之必分是宜黍稷之馨哉所
以或曰者實明德之馨也至治舉其成明德循其本非有一馨
香也周公之訓固為精微而舉以告君陳元當其可自殷頑民

言之欲其感格非可刑驅而勢迫所謂通達無間者蓋當深省
也自周公之法度言之典章雖具有無窮人之德則索然黍稷徒
為陳跡也故勉之以用長帥訓海日孜孜無敢逸豫焉是訓也
至精至微非日新不已深謂治本無馨香然善
致敬篤之功孰能與於斯謂日新不已深

聞之所謂越抽警志之受守而可愛也惡政之極則曰刑發聞
流芳惡孽謂之遺臭神聰明不可欺故曰神明謂德之
昭明然為至治至治之馨香却明德之馨香合而為一者也使
但杰稷之成分可以為馨香則隨之榮益豐備虞之享祀豐潔

亦可以感神神則我主請德之馨香尚能感神豈不能感化商
民哉武時武王受命於天所謂德昭周公之訓者即此
是也○愚謂益贊禹曰惟德動天至誠感神周公化商之訓曰
明德惟馨感于神明幽遠難通莫天與神若猶可以 凡人未

見聖若不克見既見聖亦不克由聖爾其戒哉爾惟
見聖若不克見既見聖亦不克由聖爾其戒哉爾惟

風下民惟草未見聖如不能得見既見聖亦不能由聖人情
皆然若陳淵見周公故特申戒以此君子之德

風也小人之德草也草上之風必偃君陳察註哉戒其勿如凡
克由周公之訓則商民亦由君陳之訓矣

人也○愚謂秉彝好德誰無是心故未見聖若不克由聖凡
皆然而心氣昏惰不能自彊者又多見聖而亦不克由聖也孔
門弟子朝夕遊從尚有非不悅子之道力不足也之勤况他人

乎然學者不得為聖人特一身之病耳君陳繼周公之後無周
公之民而不能用周公之化殷頑苟有不服豈不大為國家之
病乎又爾尚式當戒也風之動物也妙於無形草之從風也亦不

知打然而然所謂神而化之使民宜 圖厥政莫或不艱有
君陳

廢有興出入自爾師虞庶言同則繹謂其度也言圖

莫或政其難有所當廢有所當興必出入以覆與救共虞度

者所以合乎人之同度言同則繹者所以斷於已之獨孟子曰

國入皆曰賢然後察之國入皆曰可殺然後察之亦言同則繹

之謂也纂註中由俗而革或當廢或當興必出謀之國人入謀之

左右纂註廢與者非更革周公之法蓋爾有嘉謀嘉猷

政事舉措之間斟酌權量以求其當而已

則入告爾后于內爾乃順之于外曰斯謀斯猷惟我

后之德嗚呼臣人咸若時惟良顯哉言切於事謂之謀

道與事非二也各舉其其者言之良以德言顯以名言或曰成

王聖君陳前日已陳之善而歎息以美之也

失斯言矣欲其臣善則稱君入臣之細行也然君既有是心至

於有過則將使誰執哉禹聞善言則拜湯改過不吝端不為此

言矣嗚呼此其也纂註臣人猶言入臣

所以為成王歎也纂註良言其善斷言其善之昭著也

此王舉君陳前日之善也君陳平昔謀猷入告及既施行則

然不有前日之善也君陳平昔謀猷入告及既施行則

欲出於已乎也纂註善則稱君合美從王此義乃人臣自愛

者所當知若君以是語其臣則不可也漢高帝稱李斯善則稱

君而王衛尉深非之衛尉之名不著然其言足為萬世法呂氏

君陳

君陳

君陳

君陳

君陳

君陳

君陳

君陳

君陳

君陳

君陳

君陳

君陳

君陳

君陳

君陳

君陳

君陳

君陳

圖之內則其所以和也又曰寬而有制寬容以和此最難常人
為之必謂則多失之由切無和氣此雖寬而有制師有制而和
孔氏曰無信法制以行刑罰之政夏氏曰上文言周公之
訓不可不博然未言今日治商民當如何故此及之無依勢至
以和此言商民不犯法者待之當如何此其下則言不幸入
於法者待之當如何此亦寬容也又非此比故三細不宥

在辟予曰辟爾惟勿辟予曰宥爾惟勿宥惟厥中
成王厲時陳之徇已此則厲君陳之徇君也言殷民之
在刑辟者不可徇君以為生殺惟當審其輕重之中也
有弗
章上

若于汝政弗化于汝訓辟以上辟乃辟
其有不順于汝
之訓刑之可也然刑非無刑刑而可
徂于姦宄敗常亂俗
之訓刑之可也然刑非無刑刑而可

三細不宥
其刑罰者大也
此終上章之旨
爾無忿疾于頑
無求備于一夫
無求備人之所未能化

無求備于一夫
無求備人之所未能化
爾無忿疾于頑
無求備人之所未能化

必有忍其乃有濟有容德乃大
數者則當其後之然不可以求備下文分言之必有忍至德為
大即無忿疾于頑之意簡敬修至率其或不不良即無求備之意

必有忍其乃有濟有容德乃大
所濟然此猶有堅制力蓄之意若洪裕寬綽恢恢乎有
徐地者斯乃德之大也忍言事容言德各以深淺言也

簡敬修亦簡其或不
之則人勸功進行義之良
者以率其不良則人勵行

簡敬修亦簡其或不
義職業者有修與不修當簡而別
已重陶於周公之訓故有修者

簡敬修亦簡其或不
亦有不修者有良者亦有不良者以其或已化或未化故也
別之如使與不修者混不修者亦簡別之不使與修者雜既簡
別之知此然後於中選其能自修而至於良善是惟其良所以率其
不良者知所愧慕亦必修飾而至於良善是惟其良所以率其
不良者也

簡敬修亦簡其或不
亦有不修者有良者亦有不良者以其或已化或未化故也
別之如使與不修者混不修者亦簡別之不使與修者雜既簡
別之知此然後於中選其能自修而至於良善是惟其良所以率其
不良者知所愧慕亦必修飾而至於良善是惟其良所以率其
不良者也

簡敬修亦簡其或不
亦有不修者有良者亦有不良者以其或已化或未化故也
別之如使與不修者混不修者亦簡別之不使與修者雜既簡
別之知此然後於中選其能自修而至於良善是惟其良所以率其
不良者知所愧慕亦必修飾而至於良善是惟其良所以率其
不良者也

言惟良者可進用故不良者必
率言其下語所以不同也 惟民生厚因物有遷違上

所命從厥攸好爾克敬典在德時乃罔不變允升于

大猷惟予一人膺受多福其爾之休終有辭於求世

言斯民之生其性本厚而所以澆薄者以誘於習俗而為物所

遷耳然淳者既可遷而薄則薄者豈不可反而厚乎及其歸厚

特非聲言笑貌之所能為爾民之於上固不從其令而從其好

大學言其所令反其所好則民不從亦此意也敬典者敬其君

臣父子兄弟夫婦朋友之常道也德者得其典常之道而著

之於身也蓋知敬典而不知在德則典與我猶二也惟敬典而

在德焉則所敬之典無非實有諸己實之感人捷於拊鼓所以

時乃罔不變而信升于大猷也如是則君受其福臣成其美而

有令名於 纂註 人主不可不慎所好 夏氏曰 向之厚

亦出矣 纂註 而為薄而其本厚者未嘗不存亦能敬

典在德以化之民無不變薄為厚而躋於大道者 呂氏曰 化

之德福之厚名之長所以致之不出於敬典在德而已東郊之

命君陳始以實始終一實也 纂註 康誥所言商民父子况

弟之倫如此風俗之淳可知君陳欲藥其病惟敬典在德而已

人君不言福風俗淳厚皆之大道此人君之福也 纂註 八

時乃罔不變允升于大猷成王自謂膺受多福道洽治澤

潤生民原王亦自謂膺受多福成康言福皆以商民之化為說

然則民俗趨化非人君受福之實乎天保報上受福之詩也其

詩曰羣黎百姓編為爾德詩之意即成康之意 纂註 敬典

敬典在德是能謹其所好時罔不變是即從厥攸好也商民未

以原於昧天敘之典惟敬天敘之典可以化之敬典在德以化

顧命

顧還視也成王將崩命召立康王史序其

事為篇謂之顧命 纂註 成王將崩命召立康王史序其

回顧而發命也今文古文皆有 呂氏曰 成王經三

監之變王室幾搖故此正其終始特詳焉顧命成王

誥康王所以正其始 纂註 成王力疾臨廣朝而命

之二公受遺率諸侯而事之 纂註 所以公天位而嚴大寶

也世稱漢武帝長翟光而事之 纂註 所以公天位而嚴大寶

如周召內為師保外統諸侯君存則輔政君歿則託

孤所謂受遺蓋其一職也武帝垂致始拔一人付之平時大臣果安用乎

惟四月哉生魄王不懌

始生魄十六日王有疾故不悅懌

甲子王乃洮

頽水相被冕服憑玉几

王發大命臨幸臣必齊成沐浴全疾病危殆故但洮盥頽面扶相者

被以衾冕憑下几以發命

乃同召太保夔芮伯彤伯畢公衛侯毛公

師氏虎臣百尹御事

同召六卿下至御治事者太保芮伯彤伯畢公衛侯毛公六卿也家宰第一

一召公領之司徒第二為伯為之宗伯第三彤伯為之司空第六毛公領之太保畢

四畢公領之司寇第五衛侯為之司空第六毛公領之太保畢

虎臣虎賁氏百尹百官之長及諸御治事者平時則召六卿使

率其屬此則將發顧命自六卿命排得三公三孤六卿齊

卿至御事同以王命召也

公衛侯毛公召公與畢公毛公是三公芮伯彤伯衛侯是三公

太保是家宰芮伯是司徒衛侯是康叔為司寇所以康誥中多

詔刑三公只是以道義傳保王者無職事官屬

却下行六卿事漢時大傅外無官屬

位三十七年起丙戌盡壬戌

唐孔氏曰漢律歷志成王即位

三十年四月庚戌朔十五日甲子哉生魄即引此顧命之文此

劉歆說也孔以為十六日則不與歆同矣下云彌留則疾已多

日甲子是發命之日耳高官兼攝下司者漢世以來謂之領故

召畢毛言領王肅云彤妙姓之國其餘五國姬姓畢毛文王庶

子○夏氏曰漢志言哉生魄即甲子日恐不然武成言一月壬

辰旁死魄哉翼日癸巳今此哉生魄上無日辰故甲子不可考

其為何日也○呂氏曰甲子去崩纔一日耳猶盥洗以致潔冕

服以致嚴顧託之言淵與精明蓋臨衆之敬不以困憊廢素定

之理雖垂歿固爛如也惟善治氣者能歷疾病而不惰善養心

者能臨死亡而不昏豈一朝一夕之積哉○陳氏曰如朝服拖

紳孔子曰後出人君將託後嗣獨引親信入受遺詔謂之顧命

○林氏曰後出人君將託後嗣獨引親信入受遺詔謂之顧命

為之臣漢唐未國嗣多立於戚官或有夜半禁中出片紙以其人

之際廢立紛然顧命之書誠萬世之法孔氏悉見傳

王曰

嗚呼疾大漸惟幾病日臻既彌留恐不獲誓旦嗣茲

予審訓命汝

此下成王之顧命也自嘆其疾大進惟危殆病

我志此我所以詳審發訓

命汝統言曰疾甚言曰病

夏氏曰恐其既死則不

昔君

文王武王宣重光其耀陳教則肄肄不違用克達殷

集大命也武德文謂之重光猶舜加克謂之重華也莫定麗依

皆服習而不違天下化之用能問莫麗陳教則肄麗字據

多作附麗之麗謂上着也莫麗謂養之陳教謂教之未知其說

如何其編謂從引氏說亦自平直莫麗者謂定其所施之類令

也陳教則陳其所以教之道也肄或訓勞或訓習愚意謂從

習為長未敢自佚先生曰前篇有以麗訓刑者肄當訓習答潘

善不遠道故能通教為周成其大命○蘇氏曰莫定民所

僱者定在後之侗敬迓天威嗣守文武大訓無敢昏

逾洞愚也成王自稱言其敬迎上天威命而不敢少忽嗣守文

天威於文武言大訓非有二也今天降疾殆弗與弗悟爾尚明時朕言

用敬保元子釗弘濟于艱難我身殆將必死弗與弗悟爾

濟于艱難曰元子者正其統也夏氏曰今天降疾甚危

王今既死則艱難之柔遠能邇安勸小大庶邦安寧勸懷來勸

皆君道所當盡者今遠邇小大而言又以見思夫入自亂于

君德所施公平周溥而不可有所偏滯也

威儀爾無以釗冒貴于非幾亂治也威者有威可畏儀者

也蓋人受天地之中以生是以有動作威儀之則成王思夫入

之所以為人者自治於威儀耳自治云者正其身而不假於外

示也真進也成王又言羣臣其無以元子而冒進於不善之幾

也蓋幾者動之微而善惡之所由分也非幾則發於不善而陷

於惡矣威儀舉其著於外者而勉之也非幾舉其發於中者而

戒之也威儀之治皆本一念一慮之微可不謹乎孔子所謂知

幾子思所謂謹獨周子所謂幾善惡者皆致意於是也成王垂

問莫麗陳教則肄麗字據

蘇氏曰莫定民所

夏氏曰今天降疾甚危

懷來勸

思夫入自亂于

亂治也威者有威可畏儀者

我身殆將必死弗與弗悟爾

夏氏曰今天降疾甚危

懷來勸

思夫入自亂于

亂治也威者有威可畏儀者

我身殆將必死弗與弗悟爾

夏氏曰今天降疾甚危

懷來勸

思夫入自亂于

亂治也威者有威可畏儀者

我身殆將必死弗與弗悟爾

夏氏曰今天降疾甚危

懷來勸

思夫入自亂于

亂治也威者有威可畏儀者

我身殆將必死弗與弗悟爾

夏氏曰今天降疾甚危

既受命還出綴衣于庭越翼日乙丑王崩

綴衣帷帳也

宋前於此幄下是也於其明日王崩

大夫之位公北面孤東面卿大夫西而此受命還謂還就此

位也

四合象宮室曰幄幄上承塵曰帶處路寢之爽

先在幄帳中發命訖反寢處遂徹出之將欲為死備也

成王幼立二叔流言王不無疑則其性非卓然高明也

誠心正雖死生之際而志氣清明非是乎是謂三代而下

人主天資未必不及古人而德不逮者無古帝王之季也

命仲桓南宮毛俾爰齊侯呂伋以二十戈虎賁百人

逆子釗於南門之外延入翼室恤宅宗

子虎賁氏延引也翼室路寢旁左右置室也太保以冢宰攝政

命桓毛二臣使齊侯呂伋以二十戈虎賁百人逆太子釗于路

寢門外引入路寢翼室為憂居宗主也呂伋曰發命者冢宰傳

命者兩朝臣承命者勳戚顯諸侯統尊嚴攝周密防危

患之意深矣入自端門萬姓咸觀與天下共之也延入翼室為

國命易主於宮極而外好猶不聞然後知周

家之制曲盡備錄雖一條一節亦不可廢也

賁逆太子桓毛以冢宰之命而後同於奉迎齊侯又以冢宰之

命而後發之兵衛姦邪何自而萌哉

名明父子繼世之義稱名未成君也王宮南向南門王宮之外

門也

綴衣帷帳也

羣臣既退徹

三公三孤

周禮射

此

此

此

此

此

此

此

此

此

此

此

此

此

此

此

此

此

此

此

越及也承上文而言玉五重陳寶總言之下復分別焉玉一雙曰重古雙玉為穀園王曰璧統上曰圭琰有鋒芒琬無鋒芒大社守器明前王所守後王所受皆在是也 宗 大輅在賓階面

綴輅在阼階面先輅在左塾之前次輅在右塾之前

大輅王輅也綴輅金輅也先輅木輅也次輅象輅重輅也王之

五輅玉輅以祀不以封為最貴金輅以封同姓為次之象輅以

封異姓為又次之革輅以封四衛為又次之木輅以封蕃國為

最賤其行也貴者宜自近賤者宜遠也王乘玉輅綴之者金輅

也故金輅謂之綴輅最遠者木輅也故木輅謂之先輅以木輅

為先輅則革輅象輅為次輅矣賓階西階也阼階東階也而南

嚮也聖門側堂也五輅陳列亦象成王之生存也周禮典路云

若南大祭祀則出路大喪大賓客亦如之是大喪出輅為常禮

也又按所陳寶玉物皆以西纂註爾雅阼階西階也東階所以答

賓客也西階謂之階面者據人在堂上面向南也東階謂之其

階向南故謂之階面蓋在階之南面也先輅在左塾之前蓋在門

內之西以塾在堂之前故自內向外言之雖在西自外向內言

之實在左也次輅在右塾之前蓋在門內之東自內向外言之

雖在東自外向內言之實在右也纂註先輅在寢門內之

西北面對玉輅次輅在寢門內之東北面對金輅纂註周人

階於西二人雀弁執惠立于畢門之內四人綦弁執

戈上刃夾兩階阼一人冕執劉立于東堂二人冕執

鉞立于西堂一人冕執戣立于東垂一人冕執瞿立

于西垂一人冕執銳立于側階纂註弁士服雀弁赤色弁也

惠二隅矛路寢門一名畢門上刃刃外嚮也堂廉曰祀冕大夫

服劉鉞屬戣瞿皆戟屬銳當作銳說文曰銳待臣所執兵從金

也東西垂路寢東西序之階上也側階北階之階上也

也東西垂路寢東西序之階上也側階北階之階上也

也東西垂路寢東西序之階上也側階北階之階上也

也東西垂路寢東西序之階上也側階北階之階上也

也東西垂路寢東西序之階上也側階北階之階上也

也東西垂路寢東西序之階上也側階北階之階上也

也東西垂路寢東西序之階上也側階北階之階上也

也東西垂路寢東西序之階上也側階北階之階上也

也東西垂路寢東西序之階上也側階北階之階上也

也東西垂路寢東西序之階上也側階北階之階上也

也東西垂路寢東西序之階上也側階北階之階上也

也東西垂路寢東西序之階上也側階北階之階上也

也東西垂路寢東西序之階上也側階北階之階上也

也東西垂路寢東西序之階上也側階北階之階上也

也東西垂路寢東西序之階上也側階北階之階上也

也東西垂路寢東西序之階上也側階北階之階上也

也東西垂路寢東西序之階上也側階北階之階上也

也東西垂路寢東西序之階上也側階北階之階上也

也東西垂路寢東西序之階上也側階北階之階上也

也東西垂路寢東西序之階上也側階北階之階上也

也東西垂路寢東西序之階上也側階北階之階上也

也東西垂路寢東西序之階上也側階北階之階上也

也東西垂路寢東西序之階上也側階北階之階上也

西者以王在東宿衛敬新王故也東曰西曰西廂堂上之遠地則堂之南宿衛備

矣故此一人冕執銳立于堂上特階曰自設黼衣至此曲章文

物之精豈為華侈之具哉一以象前王平生所坐所寶所乘所

衛以起嗣王之追慕而盡誠紹述也一以昭前王委重投艱之

意使嗣王肅敬以承承也一以表人主之崇高富貴尊無二上而傳授

之正如此以絕天下王麻冕黼裳由賓階隋卿士邦君麻

冕蟻裳入即位麻冕三十升麻為冕也隋升也康王吉服自

階也入即位者各就其位也亦廟中之禮不言升階者從王賓

士邦君祭服之裳皆纁今蟻裳者蓋無事於莫祝不欲純用也

吉服有位於班列不可純用凶服酌吉凶之間示禮之變也纁

顧命猶以子道自居不敢當主也禮祭太保太史太宗

皆麻冕彤裳太保承介圭上宗奉同瑁由阼階隋太

史秉書由賓階隋御王冊命遺太宗宗伯也彤纁也太保受

祭服也介大也太圭天子之守長尺有二寸同爵各祭以酌酒

者瑁方四寸邪刻之以冒諸侯之珪璧以齊瑞信也太保宗伯

冊命御王故持書由賓階以升蘇氏曰凡王所臨所服用皆曰

御陳氏大戴曰太保冢宰總大權故承鎮圭宗伯主祭祀

之以進朝覲禮故奉同瑁書即冊命也秉言持之以升御言奉

故自陟階而升太史執書將進之嗣王故與王接武同升曰

皇后憑玉几道揚末命命汝嗣訓臨君周邦率循大

卜燮和天下用咎揚文武之光訓成王顧命之言書之

也皇太后君也言大君成王力疾親憑玉几道揚臨終之命命

汝嗣守文武大訓曰汝者父前子名之義下法也臨君周邦位

命

采成王命召畢之因載顧命之語史畧 王再拜興答曰眇

眇予末小子其能而亂四方以敬忌天威眇小而好亂也王拜受

勸命起答太史曰眇眇然予微末小子其能如父祖治四方以敬忌天威乎謙辭退托於不能也顧命有敬迓天威嗣守文武

大訓之語故太史所告原 乃受同瑁王三宿三祭三咤上宗曰饗其未定之辭

王所答皆於是致意焉 乃受同瑁王三宿三祭三咤上宗曰饗如父祖治四方本孔

氏然終 乃受同瑁王三宿三祭三咤上宗曰饗主受

可疑 乃受同瑁王三宿三祭三咤上宗曰饗主受同以祭宿進爵也祭祭酒也咤奠爵也禮成於三故三宿

三祭三咤為氏口受上宗同瑁則受大保介圭可知宗伯曰饗

者傳神命 乃受同瑁王三宿三祭三咤上宗曰饗以饗告也

以饗告也 乃受同瑁王三宿三祭三咤上宗曰饗受有必授之人受同則以祭

受而三進至神所也三祭三酌酒於神座也每爵一酌酒則一奠

爵王肅以咤為奠爵經曲無此咤字曰饗所謂報也詩箋曰予

福曰報特牲少牢之禮尸主人此則上宗報王也

至齒而不飲曰啐曰齊示飲而實不忍也

末必飲神之酒受神之福

奠爵諸儒多因之蘇氏以為至齒不飲與齊同義初疑咤從口

意新說為是及考守書方知咤與吐同吐怒也禮記無咤食亦

音釋有云說文作啐由此觀之則咤與吐同字音亦

齊同義則此處何為君咤而臣齊且與呂氏大保飲福不甘味

王飲福亦廢 太保受同降盥以異同秉璋以酢授宗人

之說不合矣 太保受同降盥以異同秉璋以酢授宗人

同拜王各拜大保受王所啐之同而下堂盥洗更用他同秉

璋瓚亞裸報祭亦亞裸之類故亦秉璋也以同授宗人而拜尸

王答拜者代尸拜也宗人小宗伯之屬相太保酢者也大宗供

王故宗人 太保受同祭齊宅授宗人同拜王各

顧命

所以敬先王也何必
太保降收諸侯出廟門侯

大保下堂
如諸說之紛紜哉

器用朝服之門也成王之續在焉故曰朝

言諸侯則士以下可知侯者侯新君也

之丑前越九日矣西命士須材傳命不言日其在癸酉後必

矣渴不如此後世嗣君當日於極前即位而涉旬日乎曰君薨百

官總已如此故嗣君可以旬日方即位也古今異宜何必同哉

召公當危疑之際區處周密皆可為來世法

康王之誥
今文古文皆合于顧命

除却序文讀着則文勢自相接連道夫

王出在應門之內大保率西方諸侯入應門左畢公

率東方諸侯入應門右皆布乘黃朱賓稱奉圭兼幣

曰一二臣衛敢執壤奠皆再拜稽首王義嗣德答拜

西伯舊職畢公率東方諸侯則繼周公為東伯矣諸侯入應門

列于左右布陳也乘四馬也諸侯皆陳四黃馬而朱其鬣以為

廷實或曰黃朱若龍駝玄黃之類賓諸侯也稱舉也諸侯率所

奉圭兼幣曰一二臣衛一二見非一也為王蕃衛故曰臣衛敢

執壤地所也奠奠皆再拜首至地也致敬義宜也義嗣德云者

史氏之辭也康王宜嗣前人之德故言拜也

吊公之重耳重耳稽顙而不拜穆公曰仁夫公子稽顙而不拜

則味為後也蓋為後者拜不拜故未為後也吊者含者送者升

堂致命王孤拜稽顙成為後也且純乎吉也答拜既正其為後且

拜而不拜則疑未為後也且純乎吉也答拜既正其為後且

其以喪見也

告天子皇天改大邦殷之命惟周文武誕受姜若克

恤西土
陳戒於王曰敢敬告天子示不敢輕告日尊稱之

以重其聽也曰大邦殷者明有天下不足恃也姜若未詳蘇氏

曰姜姜里也文王出姜里之囚天命自是始順或曰姜若謂下

文之厥若也姜厥或字有訛謬西土文武所與之地言文武所

以大受命者以其能恤西土之救也進告不言諸侯以內見外

呂氏曰二伯率諸侯列門左右朝會分班儀也六保及內

伯成進相揖朝會台班儀也始而分班則諸侯兩列西伯

與東伯之位相對今而合班則六卿前列冢宰與司徒之相

之艱勤也新文明曰姜若不如闕疑張氏曰惟新陟

言克恤西土以文武其業本於西上示不忘本也

王畢協賞罰載定厥功用敷遺後人休今王敬之哉

張皇六師無壞我高祖寡命陟升遐也成王初崩未葬未

好惡在理不在我故能盡合其賞之所當賞罰之所當罰而克

定其力用施及後人之休美今王嗣位其敬勉之哉皇大也張

皇六師大戒以備無虞壞我文武艱難實得之基命也按召公

此言君尊王以尚威武者然守成之出多窮宴安而無立志苟

不詰爾戎以奮揚武烈則廢弛怠惰而陵遲之漸見矣成康之

時初正有是故周公於立政亦懇懇言之後山墜先王之業志

祖父之繼上下苟安甚至於口不言

只為賞不當功罰不當罪故事差錯若畢協賞罰非至公至明

何以能此又問張皇六師曰古者兵藏於農故六軍皆實於農

張皇六師則足整

理民也

以告王令又以告康王然有疑焉新王即位元老大臣當以

道德進戒乃先區區以賞罰六師言何也曰周自祖宗以來仁

深澤厚規模已定惟商民猶伺間隙欲逞其禍元老深謀遠慮

不得已而及此是說也施於康王之時則不可泛言之於新

書名

男衛惟予一人釗報誥

報誥者諸侯成我

王在喪故稱名春秋嗣王在喪亦

昔君文武不平富不

務咎底至齊信用昭明于天下則亦有能熊之士不

二心之臣保又王家用端命于上帝皇天用訓駁道

付界四方

不平富者博博均平薄斂富民言之武德之廣也

底至者推行而底其至也齊信者兼及而底其誠也文武務德

不務罰之心推行而底其至兼及而底其誠也文武務德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發越用昭明于天下蓋誠之至者不可損也而又有熊羆武勇
之王不二心忠實之臣戮力同心保以王至文武用受正命於
天下上天用順文武之道而付之以天下纂注武用受正命於
之大也康王言此者求助詳臣諸侯之意纂注資助於諸侯而
首述文武得熊羆勇士不二心中忠臣乃命建侯樹屏在我
之助者蓋有感於張皇六師之言也

後之人今予一二伯父尚胥暨顧綏爾先公之臣服
于先王雖爾身在外乃心罔不在王室用奉恤厥若

無遺鞠子羞天子稱同姓諸侯曰伯父康王言文武所以命
建侯邦相立蕃屏者意蓋在我後之人也今我

一二伯父庶幾相與顧綏爾祖考所以臣服于我先王之遺雖
身守國在外乃心當常在王室用奉上之憂勤其順承之毋遺
我稚子**纂注**顧安之顧謂顧念而不忘則先公在天之靈於是
之耻也

安矣**呂氏曰**當相與顧先王建侯樹屏之意撫綏爾先公所
貴之臣民以服事我先王先王往矣今所事者康王而猶曰服
于先王者天下非康王之天下乃文武之天下亦猶臣非諸侯
之臣乃先公之臣皆不可認爲己有也一說庶幾相暨及顧
念我以安爾祖父臣服于先王之心**呂氏曰**戒之以用奉承

所當順者矣**呂氏曰**勅子未離鞠養之嗣子康王自謂君公
既皆聽命相揖趨出王釋冕反喪服始相揖者揖而進
也此相揖者揖而進

退也蘇氏曰成王崩未葬君臣皆冕服禮故曰非禮也謂之喪
禮可乎曰不可禮變於不得已嫂非溺終不援也三年之喪既
成服釋之而即吉無時而可者曰成王顧命不可以不傳既傳
不可以喪服受也曰何爲其不可也孔子曰將冠子未及期日
而有齊衰大功之喪則因喪服而冠冠吉禮也猶可以喪服
之受顧命見諸侯獨不可以喪服乎太保使太史奉冊授王于
次諸侯入哭於路寢而見王於次王喪服受教戒諫哭踊皆拜

聖人復起不易斯言矣春秋傳曰鄭子皮如晉葬晉平公將以
幣行子產曰喪安用幣子皮固請以行既葬諸侯之大夫欲用
見新君故向辭之曰大夫之事畢矣而又命孤孤斬焉在衰紆
之中其以嘉服見則喪禮未畢其以喪服見是重受弔也大夫
將若之何皆無辭以退今康王既以嘉服見諸侯而又受乘黃
玉帛之幣使周公在必不爲此然則孔子何取此書也曰至矣
其父子君臣之間教戒深切著明足以爲後世法孔子何爲不
取哉然其失禮

輯錄問康王釋喪服而被衮冕受虎賁之節于
則不可不辨

爲禮之變獨蘇氏以爲失禮使周公在必不爲此未知當此際
合如何區處先生曰天子諸侯之禮与士庶人不同故孟子有

合如何區處先生曰天子諸侯之禮与士庶人不同故孟子有

吾未之學之語蓋謂此類耳如伊訓元祀十有二月朔亦是新
喪伊尹已奉嗣王祗見厥祖固不可用凶服矣漢唐新主即位
皆行冊禮君臣亦皆吉服追述先帝之命以告嗣君韓文亦集
順宗實錄中有此事可考蓋易出傳授國之大事當嚴其禮而

于侯以國為家雖先君之喪猶以為已私服也五代以來此禮
不講則始終之際殊草草矣答滿子善康王釋斬衰而服衾冕
於制禮為非孔子取之職只得知如何設

使制禮作樂當此之職只得知如何設
揖而進成猶有說也將趨出而相揖此何禮哉所以王氏以相
為擯相之相謂既進相者指之乃拜既受命相者又指之乃出
其說亦通

考君薨出了嗣位於喪次殯而未葬葬而未踰年者不敢死其
君故不敢踐其正位不於朝而於上祭封內二年稱子緣臣民
之心不可一日無君則不得已而嗣位緣始終之義一年不可
以兩君則猶不敢當君位故必至明年而後朝朝正君位改元

春秋始書公即位焉然則成王始殯而康王即內朝以見諸侯
禮以諸侯踰年而朝廟即位以吉服乎以凶服乎不可知也然
古者吉凶不同事子曰羔裘玄冠不以弔吉服不可為凶事則

凶服不可為吉事亦明矣魯莊未終桓喪王命主王姬嫁說者
曰衰麻不可為吉事亦明矣魯莊未終桓喪王命主王姬嫁說者
古人謹於吉凶之服如此其嚴也康王之事必有不得已而然

者蓋禮在於初即位猶有三監在也
若曰三年之喪天下之通喪也繼世以正大統亦天下之大
義也通喪上下之所同而大義天子諸侯之所獨故不以通喪

變大義而吉凶不可相亂則以冕服朝諸侯以為常禮則不可
以為非禮則亦不可傳及後世卒不能奪康王之為然後知二
書之錄於經非孔子不能權之於道以盡萬世之變也

百代之正禮然成湯方歿伊尹遽偕侯甸群后以訓太甲禮固
有時而變也說者不疑太甲受伊尹之訓於居憂之時乃疑康
王受召畢諸侯之戒於宅血之日過矣

冕服奉嗣王歸于亳乃在三祀之十有二月是時三年之喪畢
去凶即吉禮之常也伊訓所謂惟元祀十有二月乙丑伊尹祠
于先王乃太甲居仲壬之喪伊尹攝政則祭于湯廟者伊尹也

其嘗以問之鄉先生曰惜乎東坡疑之而不加察也召
公畢公皆盛德又老於更事者豈不知禮蓋其先見周公以
叔父之親擁輔太子而流言之變起於兄弟非周公之忠誠則
社稷岌岌乎殆哉矣故於康王之立特為非常之禮迎之南門
而天下共立新君使之曉然知所定而無疑其意遠矣蓋自秦漢
而下授受成於官闈之曉昧而擁立出於一人之子奪禍天下
國家不少然後知一公老練坐鎮安危之機送往事居中外無

問未易以沈常論也。陳氏之論出於達權守經合理之正而不可破達權亦當察事之宜而不可膠。召公在當時必有迫於不得已懲創於往事而不敢輕者觀其有置卒指重大周密機召會集翁台安徐若臨大敵當大難然諸侯咸在或謂問疾若尚留而因受其朝拜也。規其言曰度邦諸向男備曰率西方諸侯入左率東方諸侯入右則徵召於既崩之餘會集於一旬之內可見又開張皇六師一語則當時事勢亦可想矣。紀載始末節節備具兩篇之中辭繁不殺前後五十六篇紀載無似此之詳者復齊援伊尹事謂祠先王若伊尹攝行固然矣然奉嗣王祇見厥祖即其下一句不知伊尹奉太甲廟見成湯其凶服乎抑吉服乎證之朱子之說當制禮職一條固主蘇氏答潘子善一條未嘗必主蘇氏但未知二說孰先孰後目莫若兩存之。

畢命 康王以成周之衆命畢公保釐此其冊命也。今文無古文有。漢律歷志云康王畢命豐刑曰惟十有一年六月庚午肫王命作冊。

書豐刑此爲作者傳聞舊語得其年月不得以下之辭妄言作豐刑耳亦不。知豐刑之言何所道也。蔡注：戒長治者不忌于凶德。

包以大度善惡並育以安反側也。至君陳則商民寢服周化故簡修進良猶未大區別也。至康王則世變風移矣。故簡修進良猶未大區別也。至康王則世變風移矣。故命畢公分別居里不惟惡不能以染善亦將無以自谷勢不得不入於善矣。此周之治所以成也。蓋惟此時然後可以率此政爲治之序固如此。

惟十有一年六月庚午肫越三日壬申王朝步自宗。

周至于豐以成周之衆命畢公保釐東郊。康王之十一

保釐即下文旌別淑慝之謂蓋一代之治辨一篇之宗要也。其間非斬然割裂無復潤澤也。以保爲釐蓋有欲並生哉之意。

王若曰嗚呼父師惟文王武王敷大德于天下用。

克受殷命。畢公代周公爲太師也。文王武王布大德于天下用能受殷之命言得之之難也。惟周

公左右先王綏定厥家。紘殷頑民遷于洛邑。密邇王

室式化厥訓。既歷三紀。世變風移。四方無虞。予一人

以寧。十二年曰紀。父子曰世。周公左右文武成王安邦國家。謹述頑民遷于洛邑密邇王室用化其教既歷三紀也。

畢命之語畢命

已變而風移今四方無可虞度之
事而予一人以寧言化之之難也
道有升降政由俗革

不滅厥職民罔攸勸
有升有降勸言有隆有污也周公當
將升於人猷矣為政者因俗變革故周公成而謹厥始君陳
有容而和厥中皆由俗為政者當今之政旌別淑慝之時也苟
不善其善則民
無所勸慕矣
惟公懋德克勤小物弼亮四世正色率

下罔不祗師言嘉績多于先王子小子垂拱仰成
大之義予懋乃德之懋小物猶言細行也言畢公既有盛德又
能勤於細行輔導四出風采頌表儀朝著若大若小罔不祗
服師訓休嘉之績蓋多於先王之時矣今我小子復何為哉垂
衣拱手以休其成而已康王將付畢公以保釐之寄故叙其德
業之盛而
歸美之也
畢公曰畢公天下大老康王不稱其成德而稱其懋
德不稱其總大幹而稱其勤小物者蓋以成德自居則止矣於
勤於物者一小大而無間德者貫維而不息故
勤於物者一小大而無間德者貫維而不息故

曰嗚呼父師今予祗命公以周公之事往哉
公以我敬命

瘼惡樹之風聲弗率訓典殊厥并疆俾克思慕申畫

郊圻慎固封守以康四海
淑善惡瘼病也瘼善別惡成
人之居里如後世旌表門閭之類顯其為善者而病其為不善
者以樹立為善者風聲使顯於當時而傳於後世所謂旌淑也
其不率訓典者則殊異其井里疆界使不得與善者雜也禮記
曰不率訓典者則殊異其井里疆界使不得與善者雜也禮記
為善之稱所謂別也圻與畿同郊圻之制昔固規畫矣曰申
云者申明之也封城之險昔固有守矣曰謹云者戒嚴之也

化訓頑民之事公其往哉言非
旌別淑慝表厥宅里彰善

功業已見於時聞望已孚於人高功利課殿最雖不若新進者
至於雍容廟堂天下想聞其風采足以廉頑立懦敦厚厲偷如
大山喬岳初無運動之勞而功之及人厚矣畢公四世元老雖
有不可及之德德常有不自足之誠心小物不以不勤而不
勤嘉績不以多於前時而或怠正色斂容而使人之非意王
自消出辭吐氣而使天下之群心胥服保釐之任捨公其誰王

忠厚近之闕老成若渾純先王不以此易彼者蓋州臣舊德
功業已見於時聞望已孚於人高功利課殿最雖不若新進者

至於雍容廟堂天下想聞其風采足以廉頑立懦敦厚厲偷如

大山喬岳初無運動之勞而功之及人厚矣畢公四世元老雖

有不可及之德德常有不自足之誠心小物不以不勤而不

勤嘉績不以多於前時而或怠正色斂容而使人之非意王

自消出辭吐氣而使天下之群心胥服保釐之任捨公其誰王

曰嗚呼父師今予祗命公以周公之事往哉公以我敬命

化訓頑民之事公其往哉言非旌別淑慝表厥宅里彰善

功業已見於時聞望已孚於人高功利課殿最雖不若新進者

至於雍容廟堂天下想聞其風采足以廉頑立懦敦厚厲偷如

大山喬岳初無運動之勞而功之及人厚矣畢公四世元老雖

有不可及之德德常有不自足之誠心小物不以不勤而不

勤嘉績不以多於前時而或怠正色斂容而使人之非意王

自消出辭吐氣而使天下之群心胥服保釐之任捨公其誰王

曰嗚呼父師今予祗命公以周公之事往哉公以我敬命

城障塞歲久則易湮世平則易玩時緝而晏
省之乃所以尊嚴王畿安則四海安矣

不若然則惡者病矣使人有所感動曰風使人有所聽聞曰聲

振於此而響應於彼也

臭將傳百出而未泯所謂樹之風聲也人存政卒人亡政息惟

風聲所傳則可以鼓動千百年之遠雖事往迹陳而興起如新

弗率者殊其井疆豈真欲絕之而置之人類之外哉欲其畏慕

而卒歸於善而已此旌別之本心也五陽一陰然後可以夫决

揚庭不知將義而錯施之為惡者眾或以召亂矣因區別里閭

遂并郊野封守而整齊之公其念哉當以渾厚敦朴鎮之也

聲三句旌淑也弗率至畏慕三句別慝也

政貴有恒辭尚

體要不惟好異商俗靡靡利口惟賢餘風未殄公其

念哉

對暫之謂恒對常之謂異趣完具而已之謂軀殼軀所

會之謂要政事純一辭令簡實深戒作聰明越浮未好

異之事凡論治軀者皆然而商俗則尤為對病之藥也蘇氏

曰張釋之諫漢文帝素任刀筆之吏爭以亟疾苛察相高其弊

徒文具無惻隱之實以故不聞其過陵夷至於二世天下士崩

以告畢公者也

能言恒言而好異則言浮於理言徒多而理不足安能辭要

由禮以湯陵德實悖天道敝化奢麗萬世同流

我聞曰世祿之家鮮克

美于

人驕淫矜侈將由惡終雖收放心閑之惟艱

曰設七惡藉光寵助發其私欲者有自來矣私欲公義相為消

長故怙侈必至滅義滅則無復羞惡之端徒以服飾之美侈

之於人而身之不美則莫之耻也流而不反驕淫矜侈百邪並

防閉其惡終矣洛邑之遷式化厥訓雖已收其於心而其所以

難於觀此則洛邑所

收斂將觸事而發此開之所以為難也夏氏曰周公君陳相繼化之雖收其放心然開之尚難畢公當以開之下文訓以德義古訓又資富能訓惟以求年惟德惟義時乃大訓言訓之道

不由古訓于何其訓言殷士不可不訓之也資資財也資其性命之正也然訓非外立教條也惟德惟義而已德者心之理義者理之宜也德義人所同有也惟德義以為訓是乃天下

之大訓然訓非可以已私言也當稽古以為訓乎蓋善與證則民不從不由古以為訓之是非德之德非義之義也如老曰不由古人德義之訓以為訓之是非德之德非義之義也如老

氏以清靜為德揚氏以為我為義何以為訓乎訓以德所以化其德德訓以義所以化其滅義旌別淑慝以商人化商人也所以與其德起其勸慕之微機崇德義稽古訓反身以

化商人也所以與其德起其勸慕之微機崇德義稽古訓反身以之不善然推務區別以生其愧教訓以導其善而無片言及於刑蓋純以德化而刑措不用信矣王曰嗚呼

父師邦之安危惟茲殷士不剛不柔厥德允修是時無虞矣最爾殷民化訓三紀之餘亦何足慮而康王拳拳以邦

德允修而商之化矣日曰始皇以安危係於幼而急之以剛德宗以安危係於蕃鎮而緩之以柔皆以致亂不剛不柔即寬而有制從容以和之意周公君陳畢公非有意

於道耳惟周公克慎厥始惟君陳克和厥中惟公克成厥終二后協心同底于道道洽政治澤潤生民四

夷左衽罔不咸賴予小子永膺多福殊厥井疆非治之然後可謂之成此曰成者預期之也二后所治者洛邑而施及

四夷王畿四方之本也吳氏曰道者致治之道也始之中之終

之維時有先後皆能即其行事觀其用心而有以齊錄也左衽

夷狄之若出於一時若成於一人謂之協心如此齊錄也左衽

俗語註案註二后猶四時之序不同而同於成歲功也

道則無始中終之異謂之洽謂之潤漸漬積累豈一日之功而畢公之身遠而畢公之子孫皆有賴於此可見周公其惟

家以此商民為重心如是而後可以盡成終之責公其惟

時成周建無窮之基亦有無窮之聞子孫訓其成式

惟又建立訓順式法也成周指下都而言呂氏曰畢公四世

所以望之者蓋相期以無窮事業乃尊故之至也嗚呼罔曰弗克惟既厥心罔曰

民寡惟慎厥事欽若先王成烈以休于前政非見者畏

其難而不敢為者也曰民寡者易其事

以為不足為者也前政周公若陳也

武符既不可用之則有劉元海慕容垂之亂矣周公肯為此乎嗚呼

聞周之仁聲日親周之仁人君子優游涵養以變易其不服之

心如此者三十六年矣難化者或死已化者方少方生於

是時也得有不有激勸之方以一新其耳目為求父之計乎君陳

分正固有其兆矣至於畢公乃曉然旌別淑慝使善惡有所勸

戒又申畫郊所慎固封守使姦者無所覬而居者常慮危抑又

思風俗之根本在於世祿之家乃訓之使皆由於德義既有善

而四夷亦皆受其賜矣皆周公經營之君陳祖述之而成湯

未靜也三后協心同底于道宣盡辭哉

武庚之叛周成王康王所以區區殷人其事何其易也武王克商繼以

士多方君陳畢命諸書何其難也豈夏之民醇至商獨頑哉得

非湯僅放桀武王乃殺紂成王又殺武庚商之餘民豈無忠臣

以服讎民哉所以紛紛父而不定歟愚曰不然湯武於桀紂同

樂非武不仁於湯也紂既死立其子以奉其祀終武之世無叛

一動而不復靜則管叔之罪也故曰民不靜亦惟在王官邦君

室蓋謂亂始於汝而禍延於我管叔不叛則武庚不誅以此不

君牙

君牙臣名穆王命君牙為大司輯錄淳問君

等篇見得穆王氣象甚好而後來乃有車轍馬亦

天下之意如何先生曰此篇乃內史之屬所作

命君牙

之翰林作制誥然如君陳周官蔡仲之命微子之命等篇亦是當時此等文字自有格于首呼其名而告之末又為嗚呼之辭以戒之篇篇皆然觀之可見

呂刑末年書也中雖放逸不克保其始之祗畏然書年哀敬初心復還舜命契為司徒止一語而君牙賈然周家之典刑文獻在焉

王若曰嗚呼君牙惟乃祖乃父世篤忠貞服勞王家

厥有成績紀于太常王穆王也康王孫昭王子周禮司勳云凡有功者銘書於王之太常司勳

惟予小子嗣守文武成康遺緒亦惟先

王之臣克左右亂四方心之憂危若蹈虎尾涉于春

冰緒統緒也若蹈虎尾畏其噬若涉春冰先正說見說命是作先正姑從孔註

心齊績乃舊服無忝祖考今命爾子翼作股肱

罔中惟爾之中弘敷者大而布之也式和者敬而和之也則

別長幼之序朋友之信是也典以設教言故曰弘敷則以民

言故曰式和此司徒之教也然教之本則在君牙之身正也

也民則之體而人之所同然也正以言欲其所無邪行也

公曰率自中此告君言教之本

已惟正與中民則和矣以其常行而不可易謂

之典以其截然而不可越謂之則教之理雖不外乎人之性

教之本則在君牙之身與心正者容有不中則無有不正

之正勉強脩飾者能之心中非存養純熟不能也故穆王

欲君牙正身以率民身之正尤欲其存心之中以感民心

則民則和五典惇矣數典和則因民心之同得者教之尔正尔身先言尔於心先言民互文耳夏暑雨小民惟曰怨咨冬

祁寒小民亦惟曰怨咨厥惟艱哉思其艱以圖其易民乃寧祁大也暑雨祁寒小民怨咨自傷其生之艱難也厥惟艱哉者嘆小民之誠為艱難也思念其難以圖其

易民乃安也難者飢寒之艱易者衣食之易司徒敷五
典優兆民兼教養之職此又告君牙以養民之難也 嗚呼

不顯哉文王謨不承哉武王烈啓佑我後人咸以正

罔缺爾惟敬明乃訓用奉若于先王對揚文武之光

命追配于前人不夫謨謀烈功也文顯於前武承於後曰謨

出於正或謂缺者無一事不效其用 周故其其謀武功業

成就武烈不過承又謨雖烈亦謨也所以於文武總言光命也

之意也如此則君牙可追配其祖父矣舜命契為司徒不遺曰

敬敷五教在寬今穆王命君牙其詳雖至一篇其要不出舜之

不能易萬出掌教者不能易也 王若曰君牙乃惟由先

正舊典時式民之治亂在茲率乃祖考之攸行昭乃

辟之有父先正君牙祖父也君牙由祖父舊職而是法之民

刑行而顯其君之有父復申戒其守家法以終之按此篇專以

舊典曰率祖考攸行然則君牙之祖父嘗任司徒之職而其賢

同知矣惜載籍之無傳也陳氏曰康王時芮伯為司徒君牙豈

耶後治之而爭奪息苟非以教化為急先務則為之民者真行周

覺卒犯刑辟是所謂罔民以陷罪也為民父母豈忍為之哉穆

王肆其侈心所至將有車轍馬迹而猶知以

大司徒為重此所以雖荒而不至於亡歟

罔命 穆王命伯問為太僕正此其誥命也今文無

賤品而不之擇者曾不知人主朝夕與居氣體後養

常必由之潛銷默奪於其真之中而明爭顯諫於昭

昭之際抑末矣自周公作立政而嘆綴衣虎賁知恤

出之其選始重穆王之用太僕正特

作命書至與太司徒畧等其知本哉

復至齊桓乃以問楚是終穆王之出君弑而賊不討

也王終無憤耻之心乃以車轍馬迹周於天下今觀

君牙伯問二書皆無哀痛慘怛之意曰嗣先王宅

不后而已非祭公謀父以祈招之詩收王放心王其

不彼乎張氏曰伯固之為太僕正穆下地轉天下而不能正教者也然三復一篇其言殷勤懇惻何此
曰唐德宗何人哉陸贄作奉天詔書山東父老為之
感泣則二篇之命豈非當時仁人君子聞王之無志
故修辭立誠以勸勵其臣下歟賈誼曰夫子何為錄之曰聖人不以人廢言亦取秦穆悔過之意

王若曰伯固惟予弗克于德嗣先人宅不后怵惕惟

厲中夜以興思免厥愆伯固臣名穆王言我不能于德繼前人居大君之位恐懼危厉中夜

以典思所以纂註復穆王命君牙曰心之憂危若蹈

之初知以父纂註為耻故言如此然終穆王之世後

聽明齊聖小大之臣咸懷忠良其侍御僕從罔匪正

人以旦夕承弼厥辟出入起居罔有不欽發號施令

罔有不臧下民祇若萬邦咸休侍給侍左右者御車御

從王者承承順之謂弼正救之謂輔文武之君聰明齊聖小大

皆傳正人則承順纂註之齊聖自其德之充於極至者言之出

入起居發號施令就大僕職掌而言蓋太僕掌正王之服位出

入王之命纂註諸侯之復道復王之答報逆下之敷奏君之起

居號令纂註職焉纂註文武動容周旋何嘗不中禮號

令何嘗不纂註必先言近臣承弼之功而後及此蓋左右交修

近臣之常纂註內外交相養亦聖人不已之誠也又曰世主出

入起居慢不加省徒欲謹於議令之時所謂成其輔頰舌感入

之末者也民若邦休豈口舌所能辨哉纂註左右近習非

人則朝政漸染入於邪僻而不自知大臣鉅賢君心已蠹矣故

須小大忠良必詳纂註惟予一人無良實賴左右前後有位

之士匡其不及繩愆糾謬格其非心俾克紹先烈纂註言其質之不善也匡輔助也繩直糾

正也非心非僻之心也先烈文武也纂註問格其非心之格訓

以此律人之不正者否先生曰今人加言合格只是持此一物

則技本塞源纂註今予命汝作大正正于群僕侍御之臣懋

末流自善

今予命汝作大正正于群僕侍御之臣懋

今予命汝作大正正于群僕侍御之臣懋

今予命汝作大正正于群僕侍御之臣懋

今予命汝作大正正于群僕侍御之臣懋

今予命汝作大正正于群僕侍御之臣懋

今予命汝作大正正于群僕侍御之臣懋

乃后德交修不逮

大正人僕正也周禮太僕下大夫也群僕謂祭僕隸僕戎僕齊僕之類穆王欲

伯問正其群僕侍御之臣以勉進君德而交修其所不及或曰周禮下大夫不得為正漢孔氏以為太御中大夫蓋周禮太御最長下又有群僕與此所謂正于群僕者合且與君同車最為親近也

時者見其尊嚴無間者知其情性方其進見君臣之分甚嚴未易犯其顏色及其褻近君臣之情無間故可糾其過失救過於無間之時易為力救過於已發之後難為功熱德交修正侍御僕從之職也

言及色便辟側媚其惟吉士

巧好令善也好其言善其色外飾而無實實者也便者順

人之所欲辭者避人之所惡側者姦邪媚者諛說小人也吉士君子也言當謹擇汝之僚佐無任小人而惟用君子也又按此言謹簡乃僚則成周之時凡為官長者皆得自奉其屬不特辟除府史胥徒而已

助苟偏擇之則叢勝矣故命一伯問作大正使精擇其僚固不待王親擇也此為治之弊統也陸贄在唐欲使諸司長官各奉其屬亦庶幾有見於此

諛厥后自聖后德惟臣不德惟臣

自聖自以為聖也僕臣之賢否係君德之

其有極至於自聖猶若淺之為害穆王獨以是蔽之者蓋小人言莫之遠然後法家辨士日遠而快意肆情之事亦莫或離其間自聖之證既見而百疾從之

之官迪上以非先王之典

汝無比近小人充我耳目之官導君上以非先王之典蓋穆王

官惟爾大弗克祗厥辟惟予汝辜

戒其以貨賄任群僕也言不于其人之善

而惟以貨賄為善則是曠厥官彼大不能敬其君而我亦汝罪矣

才而論貨賄近習之通弊也自盤庚總貨賄之戒至此復見之成湯文武之隆末數數以貨防其臣也其商周之衰乎

貨亦可見其風俗之漸衰矣

王曰嗚呼欽哉永弼乃后于

哉
不能正救而莫之彌故在先王則稱其承弼存已則責其
之以承弼而不及於承焉

呂刑

呂侯為天子司寇穆王命訓刑以誥四方史

蓋本辨與金作贖刑之語今詳此書實則不然蓋

典所謂贖者官府學校之刑爾若五刑則固未嘗贖

止五刑之寬惟處以流鞭朴之寬方許其贖今穆王

贖法雖大亦與其贖免矣漢張敞以詩羌兵食不

繼建為入贖贖罪之法初亦未嘗及夫殺人及盜之

罪而蕭望之等猶以為如此則富者得生貧者獨死

恐開利路以傷治化曾謂唐虞之出而有是贖法哉

穆王巡遊無度財匱民勞至其未年無以為計乃為

此一切權宜之術以斂民財夫子錄之蓋亦示戒然

其一篇之書哀矜惻怛猶可以想見三代忠厚之遺

意云爾又按書傳引此多稱用刑史記

穆王說得散漫直從苗民蚩尤為始作亂起若說

道都是古人元文如何出於孔氏者多分明易曉出

於伏生者都難理會實係問贖刑所以寬鞭朴之刑

則呂刑之贖刑如何曰呂刑蓋先王之法也故程

子有一策問云商之盤庚周之呂刑聖人載之於書

其取之乎抑將垂戒後世乎蔡仲默論五刑不贖

之意先生曰是穆王方有贖法嘗見蕭望之之言古不

贖刑其甚疑之後來方省得贖刑不是古因取望之

傳看畢曰說得也無引證義剛義剛問鄭數文所謂

甫刑之意是否先生曰便是他門都不去攷耶贖刑

如古之金作贖刑只是刑之輕者如流宥五刑之屬

皆是流宥但有鞭作官刑朴作教刑便是法之輕者

故贖想見那穆王胡做到那晚年無錢使後撰出那

般法來聖人也是志法之變趣但是此其中論不可

惟呂命王享國百年耄荒度作刑以詰四方

惟呂命與

意同先此以見訓刑為呂侯之言也耄荒若昏亂之稱荒忽也孟

子曰從獄無厭謂之荒穆王享國百年車轍馬跡遍于天下故

惟呂命與

史氏以荒荒二字發之亦以見贖刑為穆王荒荒所訓耳
曰荒大也大度作刑猶禹曰予荒度土功荒當屬下句亦通然
之辭也

呂命此句疑有缺文
所宜訓刑以治四方
為年老周本紀云穆王即位春秋已五十矣立五十五年崩無
逸言其享國皆謂在位之年此乃從王生年而數文不害意不
與彼同

十有三載耄期耳當百年耄荒之時而能裁度作刑以治四方
乃見其篤老而尚精明仁厚非真耄亂荒迷也荒度雖有益獲
言可證然土功可言荒度作刑何荒度之有蔡氏只存蘇曰於
言如詰姦庶之詰

乃于平民罔不冠賊鳩義姦究奪攘矯虔
尤始開暴亂之端厥辜重矣延及平民無不為寇為
賊鳩義者以鳩鳩張跋扈為義矯虔者矯詐度劉也
苗民弗

用靈制以刑惟作五虐之刑曰法殺戮無辜爰始淫
為刑則極黷越茲麗刑并制罔差有辭
刑耳極黷越之刑名之曰法以殺戮無辜爰始淫
之辭為差別

虐威庶戮方告無辜于上帝監民罔有馨香德刑
皆刑之也
民與晉漸泯泯禁禁罔中于信以覆復詛盟

發聞惟腥
信相與反覆詛盟而已虐政作威眾被戮者方各
告無罪於天大視苗民無有馨香德而刑戮發聞莫非腥穢也
氏曰形於聲嗟窮之反也動於氣臭惡之熟也馨香陽也腥穢

絕苗民無世在下
皇帝舜也以書政之治苗民命伯夷禹
稷皋陶皆舜之事報苗之虐以我之威

絕滅也謂竄與分比之類
過絕之使無繼世在下國
惡而凶若氏蚩尤黃帝所滅三苗帝堯所誅言異世而同惡皇
帝帝堯也○史記五帝本紀神農也堯諸侯侵伐蚩尤最強暴

苗民即九黎之後顓帝誅九黎至其子孫為三國有罪者無
黎在小昊之末非蚩尤也楚詩又云三苗復九黎之惡鄭氏以

無罪者有辭而民斷獄並皆罪之無差簡有直辭者。蘇氏曰

心出於誠信者信不由中也。無馨香之德而發聞者惟腥穢之

氏曰方也。始字見蚩尤為作亂之始而苗民為淫刑之始。張

不必以九黎混雜言之。孔氏之說皆未敢信。又按呂氏謂

古未有五刑自苗民制之。然後聖人始不得已而用之。非也。舜

刑其來久矣。豈有由民始作五刑及誅四凶三苗居一焉。蓋五

刑而其來久矣。豈有由民始作五刑及誅四凶三苗居一焉。蓋五

其重威而用其刑。傳猶幾之執謂舜以三苗虐威而寘其身。乃

淫可息非即古之五刑。必又暴虐淫過用之。或如紂之炮烙剖

心。孫皓之鑿人。目刺人。面之類耳。天討有罪。五刑五用。帝王二

千年和承。莫之能改。而謂始於苗民乎。使果創始於苗民。穆王

方諄諄以苗民為戒。乃命重黎絕地天通。罔有降格。

乃命重黎絕地天通。罔有降格。乃命重黎絕地天通。罔有降格。

乃命重黎絕地天通。罔有降格。乃命重黎絕地天通。罔有降格。

乃命重黎絕地天通。罔有降格。乃命重黎絕地天通。罔有降格。

乃命重黎絕地天通。罔有降格。乃命重黎絕地天通。罔有降格。

乃命重黎絕地天通。罔有降格。乃命重黎絕地天通。罔有降格。

乃命重黎絕地天通。罔有降格。乃命重黎絕地天通。罔有降格。

呂刑

說軌經常之道使人不撓於妖怪之習雖窮民亦無蔽蓋而不
得自伸者民心坦然無疑而不復求之於神此重黎所以得舉
其職也蓋人惟味正理情常道而後感神怪則祀典明明非常
乃絕地天通之本也使人心中未顯明之理未順尋常之經則
必惑於冥昧恍於怪異重黎雖禁絕之未易行也惟明明禁常
以通庶其易於將求之明而不求之幽于其常而不于其怪絕地
天通庶其易於將求之明而不求之幽于其常而不于其怪絕地
似又黎以正兼火正黎即祝融也所以秘註揚子曰此正黎
即火正黎也此正兼火正黎即祝融也所以秘註揚子曰此正黎
正對南正為是 皇帝清問下民鰥寡有辭于苗德威惟
畏德明惟明 清問虛心而問也亦有辭聲苗之過也苗以唐為
以無不明也乃命三后恤功于民伯夷降典折民惟刑
禹平水土主名山川稷降播種農殖嘉穀三后成功
惟殷于民 禮以折民之邪安蘇氏曰失禮則入刑禮刑一物
也伯夷降典以正民心禹平水土以定民居稷降播種以厚民
生三后成功而致民之殷盛富庶也吳氏曰二典不載有兩刑
官蓋傳聞之謬也愚意皋陶未為刑官之時與伯夷
士制百

姓于刑之中以教抵德 命皋陶為士制百姓于刑辟之中
廷尉自是以後法家言曰二后成後出以刑官為輕後漢楊賜拜
之也 是後刑人臣以刑官為輕人君亦以為輕矣觀舜之攝
皋陶曰刑期于無刑民游于中時乃功又曰律予從欲以治四
方風動惟乃休其所繫乃如此是刑勢不得與伯夷禹
以刑為主故歷叙本末而歸之於皋陶之刑勢不得與伯夷禹
稷雜補言固 穆穆在上明明在下灼于四方罔不惟德
有賓主也

之勤故乃明于刑之中率又于民禁彞 穆穆者和敬之
白之容也灼于四方者穆穆明明輝光發越而四達也明明者精
德昭明如是故民皆觀感動為善而不能自巳也如是而猶
有未化者故士師明于刑之中使無過不及之 禁彞
差率以于民輔其常性所謂刑罰之精華也 禁彞
治于民非常 禁彞
之勤故乃明于刑之中率又于民禁彞 穆穆者和敬之

存或竊或分地或祖征考之書可見其大分矣然蠱惑之妖怪
神深淵人心重黎絕地天通固區別其大分矣然蠱惑之妖怪
易遠勝伯夷復降天地人之祀典使知天地之性鬼神之神

然各有明法向之盡感消蕩不留所謂折民于刑也自不知本
禽夷雖有土安得而居有粟安得而食伯夷降典先其本也後
之而道者亦謂去神祠然後人為善其旨微矣自伯夷之與
民然辨精神心術之道也苟無其本則前數者不過下至率之
其無蓋可知表記引德威惟畏德明惟明繼之曰非虞帝其孰
能如是乎則皇帝為舜明矣夫舜不輕於用刑也先命重黎絕
地天孽濟之禮少自命伯夷降天地人之禮又命禹除民害絕
刑德勤德刑之木必主於德而刑之用必合於德中德與刑為
刑一符之綱領此曰惟克天德曰中以成三德曰有德惟刑為
非以威為本也曰非德于五刑之中曰中聽獄之兩辭曰罔特
也刑必合於中而後刑即所以為德以此意讀呂刑其度幾乎
典獄非訖于威惟訖于富敬也罔有擇言在身惟克
天德自作元命配享在下時訖盡也威權勢也富賄賂也當
勢之家亦惟得盡法於賄賂之人言不為威屈不為利誘也

示人者天德在我則大命自我作而配享在下矣在下者對
天之辭蓋推典獄用刑之極功而至於與天為一者如此

註 言竟時主獄非絕於威惟絕於富也治貨賄不行
所當忌而不用也宿矣具能與天合德則天與以善命豈私於
汝之所為無瑕也宿矣具能與天合德則天與以善命豈私於

我實我自無以致之故曰自作元命如此則典獄之官身雖在
下而仰合天德如所謂配天其澤仰當天意如所謂克享天心

謂之配享在下豈不信哉 **口** 訖者不行之謂典獄不得
行其公者非為威齊則為利誘欲滅不能屈富不能淫惟在敬

忌無擇言在身而已用刑至是則功在王室祭于大丞配享無
窮矣 **口** 穆王戒典獄諄諄以富貨言當時風俗衰微可

知敬則善心生忌則惡念滅 **口** 天德無私私威富之事
絕於外敬忌之誠存於中此無私之天德也死生壽夭之命乃

天以制斯人者今典獄者德與天一則制生人之大命豈非在
下而在我矣天能制人之大命猶言自貽哲命 **口** 此

一節孔氏以為言堯時主獄者帝世安有務富鬻獄事呂氏以
為穆王戒常時典獄者良是敬忌如東諸文王之敬忌良忌敬

之身無擇言矣典獄之事夫實臨之非惟天實臨之吾身如
天也願享在下與而之無世在下對典獄者欲配享在下不至

呂刑

呂刑

呂刑

如苗之無出在下何休於富威而不加之敬也乎念念知有天
在上且知天實實在吾一心中斯為得之○愚謂穆王諄諄以富
貨戒臣下而五刑皆有贖貨莫甚焉可謂不揣其本而齊其末者矣
王曰嗟四方司政典獄

非爾惟作天牧今爾何監非時伯夷播刑之迪其今
爾何懲惟時苗民匪察于獄之麗罔擇吉人觀于五

刑之中惟時庶威奪貨斷制五刑以亂無辜上帝不
蠲降咎于苗苗民無辭于罰乃絕厥世同政典獄漢

諸侯主刑獄而言非爾諸侯為天牧養斯民乎為天牧民則今
爾何所監懲所當監者非伯夷乎所當懲者非有苗乎伯夷布
刑以啓迪斯民捨臯陶而言伯夷者探本之論也麗附也苗民
不察於獄解之所謂麗又不擇吉人俾觀于五刑之中惟是貴者
以威亂政富者以貨奪法斷制五刑亂虐無辜上帝不蠲降咎
而苗民無辭于罰乃絕厥世無罪上帝不蠲降咎也

大司馬惟言以能懲詳哀發察刑之中理而不妄用察獄既不
得其情任獄又不得其人是人與法俱弊也○新安陳氏曰此
因上章言苗民及虞廷之刑而欲典獄者有所監懲也伯夷典

夷捕刑之道未知其否毋威奪貨蔡氏分論與上文訪感訪富
相照應優於諸家不獨不蠲察其所為也

陳氏曰自古
反中其身及其子孫者上帝不蠲而絕厥世古今一律也

曰嗚呼念哉或伯父伯兄仲叔季弟幼子童孫皆聽
朕言庶有格命今爾罔不由慰日勤爾罔或戒不勤

天齊于民俾我一日非終惟終在人爾尚敬逆天命
以奉我一人雖畏勿畏雖休勿休惟敬五刑以成三

德一人有慶兆民賴之其寧惟永此告同姓諸侯也格
至也參錯訃鞠極天

下之勞者莫若獄苟有毫髮念心則民有不得其死者矣罔不
由畏日勤者爾所用以自慰者無不以日勤故職幸而刑當此
爾罔或戒不勤者刑罰之用一成而不可變者也苟頃刻之不
勤則刑罰失中雖深戒之而已施者亦无及矣戒固善心也而
用刑豈可以或戒也哉且刑獄非所恃以為治也天以是整齊
亂民使我為一日之用而已非終即康誥大罪非終之謂言過
之當宥者惟終即康誥小罪惟終之謂言故之當辟者非終惟
終皆非我得輕重惟在夫人所犯耳爾當敬逆天命以承我一

人畏威古通用威辟之也休宥之也我雖以為辟爾惟勿辟我
雖以為宥爾惟勿宥惟敬乎五刑之用以成剛柔正直之德則
君慶於上民賴於下而安

禮記曰庶以格天命鄭注命鄭云格登也登命謂壽考○
云庶幾有以感格天命○**禮記曰**爾當以日勤為安不至於

以不勤為戒戒不勤則心有作輟而不能日勤矣天以刑齊民
天不能自為之故以俾我然天之愛民其心無窮我當兢兢業

業不可以一日遂終其事相與以終之於無窮者猶有望於人
則吾敬刑之心始有所託是此心無窮已歟即天意也爾尚敬

迎天命以奉我一人用刑之際人雖畏服我猶以為未足畏人
雖稱美我猶以為未足美若然則此心常無已方能承人君愛

民無窮之心方能合上天愛民無窮之心此豈非安於日勤者
之所能為哉○息齊余氏曰天齊至在人且從孔說俾我句一

日連下句○呂氏曰人所畏勿畏人所休勿休心不外用唯敬
五刑○夏氏曰五刑所當重者重無愧於三德之剛而剛不

至於太苛為當者輕無礙於三德之柔而柔不至於太纖介
輕重之間有無懼於三德之正直而正直不至於偏倚如是則

足以敬迎天命矣○**新安陳氏曰**此章言刑出於天天俾之我
故望爾迎天命以奉我所以承天者勤也敬也能勤能敬則刑

非刑也德也刑非刑也福也可不念哉
王曰吁來有邦有

士告爾祥刑在公爾安百姓何擇非人何敬非刑何

度非及有民社者皆在所告也夫刑凶器也而謂之祥者刑

期無刑民協于中其祥莫大焉及逮也漢世諸獄所

逮有至數萬人者審度其罪當逮者而後可逮之也曰

何曰非問姓以發其意以明二者之決不可不盡心也

曰此并同姓姓諸疾而戒之

漢大獄有逮萬人者國之安危運祚長短咸寄於此

矣民安則刑兩造具備師聽五辭五辭簡孚正于五刑

可言祥矣

五刑不簡正于五罰五罰不服正于五過兩造者兩爭

官以兩造聽民訟其詞證皆在也師聽也五辭聽於五刑

之辭也簡核其實也乎無可疑也正質也五辭簡核而可信乃

質于五刑也不簡者辭與刑參差不應刑之疑者也罰贖也疑

於刑則質于罰也不服者辭與罰又不應也罰之疑者也過謬

也疑於罰則質于

過而宥免之也

聽之也呂氏曰獄辭所及因欲審度而兩造詞證復欲具備

蓋不當逮者不可獲一人當逮者不可缺一人又曰古者因情

罪刑

而求法故有不可入之刑後世五過之疵准官惟反惟內

移情而合法故無不可加之罪惟貨惟來其罪惟均其審克之

也審克者察之詳而盡其能也下文屢言以見其丁寧忠厚

之至疵於刑罰亦然但言或詐反囚辭或內親用事或行

於五過者舉輕以見重也或詐反囚辭或內親用事或行

貨枉法或情相往來皆病所在出入人罪使在五過罪與犯法

者同曰曰刑降而為罰罰降而為過然以私而故縱則又

非天討也故縱之疵病有此五者又曰五刑之疑有赦五

審者察之盡其心克者治之盡其力

聽其嚴天或疑有赦正于五罰也罰疑有赦正于五過也

謂色聽是也然聽獄以簡核為本苟無情實

在所不聽上帝臨汝不敢有辜髮之不盡也

聽五辭五辭簡孚之意而此簡孚之法又當惟貌有稽辭或可

信而貌不可掩不正則疑有愧則於此稽之不得道矣尚無

可謂核則疑試明矣此在所不必聽竟捨之可

也○疑則疑試明矣此在所不必聽竟捨之可

罰百錢廢實其罪鼻辟疑赦其罰惟倍闔實其罪刑

辟疑赦其罰倍差闔實其罪官辟疑赦其罰六百錢

闔實其罪大辟疑赦其罰千錢闔實其罪墨罰之屬

千罰罰之屬千刑罰之屬五百官罰之屬二百大辟

之罰其屬二百五刑之屬二千上下比罪無借亂辭

勿用不行惟察惟法其審克之

也男子割勢婦人幽閉大辟死刑也六兩曰錢闔視也倍二百

錢也倍差倍而差五百百錢也屬類也三千總計之也周禮司

刑所掌五刑之屬二千五百刑雖增積然輕罪比積為多而重

罪比積為減也比附也罪無正律則以上下刑而比附其罪也

之刑而又情法猶有可議者則是無法以治之故使之贖特不
欲遽釋之也而穆王之所謂贖雖大辟亦贖也舜豈有是制哉
詳見 纂註 孔墨辟而情罪之可疑者則赦之使贖其罰則罰之
篇題 然必檢閱核實其罪使與罰相當不可苟也下倣此
夏氏曰每條必言罰實其罪恐聽者或不詳其意止閱實其一
而忽其其他故不嫌其費辭也 刑之制也別言罰屬合言刑
事之宜五刑疑各入罰不降相因古之制也 刑之制也別言罰屬合言刑
屬明刑罰同屬互見其義 刑之制也別言罰屬合言刑
二曰大辟所損三百皆重刑也刑無增損居輕重之間者也
罪則多於前重罪則損於舊觀其目則哀矜之意固可見觀其
凡則文勝俗弊亦可推矣 刑之制也別言罰屬合言刑
加以法數謂之刑疑而贖以金謂之罰互見其義以刑者罪實而
條其數謂之刑疑而贖以金謂之罰互見其義以刑者罪實而
無明文則相與誰同然後定其輕重之法如律
妄亂實由則生故又戒以不可用私意而為曲也惟內察以情
辭在此乃差而之彼亂謂辭本直乃亂而為曲也惟內察以情
外合以法內外兩盡情法相推惟詳審者能之 刑之制也別言罰屬合言刑
三千者法之正條載之刑書者也刑如律比如此如例法有限情無
窮三千之屬衆矣猶不能盡天下之情罪以此知人情無窮而
法不可備任也 刑之制也別言罰屬合言刑

又有此例昔嘗有之而今不可行者矣必無差亂具辭而妄比
附勿用今不可行之法而強比附如漢長安賈人與渾邪王市
者罪當死凡五百餘人汲黯曰愚民安所知市賈長安中而文
吏以為闡出財物如邊關乎此類乃以不可行者比附也
刑者則以爲金銀銅鐵總號爲金孔以外合國法乃爲得之
悉皆用銅或稱黃金或稱黃鐵 上刑適輕下服下刑適重

有要 事在上刑而情適輕則服下刑 刑之制也別言罰屬合言刑
謂大罪非終者是也事在下刑而情適重則服上刑 刑之制也別言罰屬合言刑
之刑故無小罪非終者是也事在下刑而情適重則服上刑 刑之制也別言罰屬合言刑
有權焉權者進退推移以求其輕重之宜也若謂罰之輕重亦皆
周官刑新國用輕典刑亂國用重典刑平國用中典隨世而爲
輕重者也輕重諸刑亂國用重典刑平國用中典隨世而爲
者權一也輕重諸刑亂國用重典刑平國用中典隨世而爲
經也言刑罰雖惟權變是適而齊之法以不齊焉至其倫要所在
蓋有截然而不可紊者 刑之制也別言罰屬合言刑
矣此兩句總結上意 刑之制也別言罰屬合言刑
矣用刑豈可不問情之輕重哉至於用罰亦當權其輕重情輕

上服輕重謂有權刑罰世輕世重惟齊非齊有倫
刑之制也別言罰屬合言刑

刑之制也別言罰屬合言刑

刑之制也別言罰屬合言刑

刑之制也別言罰屬合言刑

刑之制也別言罰屬合言刑

刑之制也別言罰屬合言刑

刑之制也別言罰屬合言刑

刑之制也別言罰屬合言刑

多懼朕敬于刑有德惟刑今天夫相民作配在下明清
于單辭民之亂罔不中聽獄之兩辭無或私家于獄
之兩辭獄貨非寶惟府辜功報以庶尤求畏惟罰非
天不中惟人在命天罰不極庶民罔有令政在于天

下此約告之也官由獄之官也伯諸侯也族同族姓異姓也朕
刑厚之至也今天以刑相治斯民汝實任責作配在下可也明
請以下敬刑之事也獄辭有單有兩單辭者無證之辭也聽之
為尤難明者無一毫之蔽請者無一點之汚曰明曰清誠敬篤
至表裏洞徹無少私曲等後能察其情也亂治也獄貨鬻獄而
得貨也府聚也辜功納也小狀也報以庶尤者降之百殃也非
天不中惟人在命若其天不以中道待人惟人自取其殃禍之
命爾此章文有張氏曰官伯官之長前曰自作元命配享
未詳者姑缺之在下今日今天相民作配在下則獄官乃
配天者也○孔氏曰今天治民人君為配天在下當承天意無
敢有受貨所訟成私家于獄之兩辭○唐孔氏曰襄十二年左
傳云異姓臨於外同族於禰廟故族為同族姓為異姓獄官致
當成私家故欲無成私家於獄之兩辭○葉氏曰私家私其家

也○呂氏曰不可用私意而家于獄之兩辭家云者出沒變化
於兩辭之中以為囊橐竄竄者也貨積而罪亦積乃所以聚汝
辜罪之功狀○陳氏大猷曰明清以聽單辭以中而聽兩辭當
獄而隆罰非天道不中以獄乃人命生死之所在故也苟用刑
不中而天罰不極至則典獄無所懲戒自此職民無復蒙善政
而在於天下矣○大本在敬與中用心以敬為主用法以
中為主前已論之○安陳氏曰有德惟刑謂正心公民者惟此刑耳兩辭之獄每可
容私家于獄如君子不家於喪之家無或以私意而求成家于
獄之兩辭天報之以庶罪受貨而富若可喜計貨為罪求可畏
也惟人在命大槩謂獄之於人王曰嗚呼嗣孫今往何監
乃性命之所在關繫心輕也

非德于民之中尚明聽之哉哲人惟刑無疆之辭屬
于五極咸中有慶受王嘉師監于茲德刑

孫也言今往何所監視非用刑成德而能全民所受之中者乎
下文哲人即所當監者五極五刑也明哲之人用刑而有無窮
之慶蓋由五刑咸得其中所以有慶也嘉善師眾也諸
侯受天子之民善眾當監視于此詳刑申言以結之也
曰王嘉矣諸侯受其孫○孔氏曰當何監視非當立德于民為
之中正乎哲人用刑有無窮之善名○呂氏曰中者呂刑之綱

領也苗民罔是中者也皋陶明是中者也穆王之告司政典獄
勉是中者也亦章訓迪自中之外亦無他說焉今爾何所當監
豈非德於民之中乎用刑者有意于譽欲以德名而不足以為
德所以為德者必於民之中而後可也○或曰非有德于民所
受之中乎民失其受中之性我以德導之使復其性是我有德
于民所受之中也○陳氏大猷曰此句疑有缺文○夏氏曰屬
于五極附著于五刑之極處也極者乃總要綱領之地未二句
其本然也故民曰嘉師刑雖王於刑人然刑者為之說曰民之犯刑
雖曰不祥乃所以為祥也故刑曰祥刑者為之說曰民之犯刑
無非惡也而謂之嘉師刑本不祥之器也而謂之祥刑能以惡
為嘉以不祥為祥而後知用刑之道矣○新安陳氏曰折獄能
繫屬于五刑之準則所以皆合乎中理而有福慶也五極或訓
極為中然非失不曰極又曰成中也極指五極為五刑亦恐未
可師曰嘉師非失不曰極又曰成中也極指五極為五刑亦恐未
意而欲其益師也○刑曰祥刑長法也此申明前告爾祥刑之
刑二書篇有感於人心之無常存存之不易蓋穆王一人之身
而此心責凡三變焉方其命伯也既以沐湯推厲自做後以格
其非心責凡三變焉方其命伯也既以沐湯推厲自做後以格
此心不繼血氣方盛變入後而變為老之際度作刑以訓四方而
戒若不危躬自臨之逮其變入後而變為老之際度作刑以訓四方而
戒若不危躬自臨之逮其變入後而變為老之際度作刑以訓四方而

三刑致意焉周道自是而衰然固命之書專主乎教呂刑之
書專主乎法之傳千載猶可想也吁人心操捨存亡之變
抑可畏哉○陳氏曰書之大意一中字而已允執厥中音所以
按周書未有書所○以終以此一字讀此一書迎刃而解矣○愚
獨於訓刑之作一語及之且言者穆王命君牙伯四既然重
於贖刑則非其○去所存○取金作贖刑以為據孔子未定
書以前舜典猶曰夏書序○謂訓夏贖刑蓋本諸此則知書序
矣非孔子作贖刑亦非商刑明矣且舜既以五流而有五刑矣
鞭扑之輕者乃許以金贖所以養其親也而開以自新之
路曰責災肆赦則直赦之而已穆王乃以刑為致罪以罰為贖
金既謂五刑之疑有赦而又曰其罰若干緩則雖在疑赦皆不
免於罰贖五刑盡贖非贖獄乎自是有金者雖殺人可以無死
而刑者相半於道必皆無金者也中正安在哉然不見斥於孔
子則猶拳二於哀於畏懼雖越
先王之良法而美意尚存歟

文侯之命

幽王為犬戎所殺晉文侯與鄭武公迎

王以文侯為方伯賜以鉅鬯弓矢作
策書命之史錄為篇今古文皆有
遷之初可以上可以下由此而上為成康為文武由
此而下為春秋為戰國乃世道消長升降之交會也

使平王能復文武成康之遺澤則可以繼二帝三王之盛天下無復有春秋戰國矣惟平王止於苟且因循自然降為列國夫子編此書於二帝三王之後者深惜平王不能推以武之餘澤而流為春秋戰國也法語舊典尚有一二未泯而陵遲頹墮之意已見於辭命間學者當審察而明辨也○**國語曰**古人謂書自此篇以下無復王者之權苟能自是振刷周道亦未錫命文侯猶有天子之權苟能自是振刷周道亦未至盡墜索則至魯隱初在位且五十年竟以不振故孔子託始隱公而春秋作焉書終文侯之命孔子借有望於平王春秋始於隱公孔子蓋絕望於平王也○**國語曰**此書畧無立志全不以細常繼耻為務其成許成申之而歸惠公冲子之明雖於詩與春秋而見其兆也然不能善始之書先見矣幽王之禍始於紂而終於平王吾謂書終於文侯之命夫子蓋已不滿於平王也

王若曰父義和不顯文武克慎明德昭升于上敷聞

在下惟時上帝集厥命于文王亦惟先正克左右昭

事厥辟越小大謀猷罔不率從肆先祖懷在位同姓

父文侯名義和其字不名義尊之也不顯者言其德之所至也文武之德

如此故上帝集厥命於文王亦惟爾祖父能左右昭

事其君於小大謀猷無不率從故先王得安在位

小子嗣造天不愆殄資澤于下民侵戎我國家純即

我御事罔或者壽俊在厥服予則罔克曰惟祖惟父

其伊恤朕躬嗚呼有績予一人求綏在位數而自痛傷

造天不愆者嗣位之初為天所大譴父死國敗也於絕純大也

絕其資用惠澤於下民本既先撥故我狄侵凌為我國家之害

甚大今我御事之臣無有老成後在職官者而我小子又材

乎無能其何以濟難又言諸侯在我相父之列者其誰能恤我

文侯之命

舊讀周或者壽俊在厥服作一句今觀古記款
識中多云俊在位則當於壽字絕句矣書說

民如所謂喪亂蔑資曾莫惠我師蓋推本禍亂所由邦本既先
撥也百圍之木膏液內涸然後風得而鼓之未有斯民資澤未

殄而戎狄能乘之者也無競維人周室所以不競又以無人之
故下民之殄資澤既為致亂之本厥服之無者俊又之極亂之

助平王之失大抵求於人者重而自任者輕徒延頤企踵以望
諸侯之助而不思反身以自強燕昭小國之君耳慨然有復讎

之志而士爭趨之平王豈可以罔或者壽俊在厥服而但已哉
○**國語曰**求綏在位對上文先祖懷在位而言平王惟自幸求

安其位卑卑以位為樂奄然無氣
如此其無有為之志可見矣哀哉 **父義和汝克昭乃顯祖**

汝肇刑文武用會紹乃辟追孝于前文人汝多修扞

我于艱若汝子嘉文先正昭事

文武之道絕矣今刑文武自文侯始故曰肇刑文武會者合之

而使之不離紹者繼之而使之不絕前文人猶云前寧人汝多所修

完并倚我于艱難也 **王曰以義和其歸視爾師寧爾邦用賚爾秬鬯**

一肖彤弓一彤矢百盧弓一盧矢百馬四匹父往哉

柔遠能邇惠康小民無荒寧簡恤爾都用成爾顯德

師衆也黑黍曰秬釀以造草百中尊也諸侯受錫命當告其始

祖故賜也彤赤盧黑也諸侯有大功賜弓矢然後得專征伐

馬供武用四匹曰乘侯伯之賜無常以功大小為度也簡者簡

閱其士恤者惠恤其民都邦之國之鄙也 **○蔡氏曰予讀文侯**

篇知東周之不復興也宗周傾覆禍或強矣平王宜若衛文公

越向也然今其書乃旋旋焉與平康之出無異春秋傳曰厲王

平王之過諸侯無志也愚按史記幽王娶於申而生太子宜曰後幽王

娶褒姒廢申而立太子申侯怒與繆西夷犬戎攻王而殺之諸

侯即申侯而止故太子宜曰是為平王以申侯立已為有

德而忘其親父為當誅方將以復讎討賊之衆而為成申成許

之舉其忘親背義得罪於天已甚矣何怪其委靡頹墮而不自

振也哉然則是命也孔子以其拙能言文武之舊 **○纂註曰**

而存之歟抑亦以示戒於天下後世而存之歟 **○纂註曰**

王腹心之臣也當如周公留相朝廷而侯其子如伯禽與之圖

復國雖可也乃使之歸視爾師寧爾邦其志可知可謂不知輕

重者矣 **○或曰平王賚文侯以秬鬯得非用成王寧周公故事**

歟至襄王賜晉文公弓矢傳曰平禮也則又援此為故事矣

○纂註曰

文侯之命

呂氏曰周終於東周蓋於此書見之東遷之初大麟未報王夏
未復正君臣則新嘗膳之秋也奔亡之餘僅得苟安乃釋然復
自以為足曰歸視爾師寧爾邦只已罷矣曰月資爾云云功已
報矣曰往哉云云告以平出之政軍旅不復講矣曰簡恤爾邦
勉以本邦之治王室無復事矣嗚呼周其終於東乎
書於呂刑之下有文侯之命費誓秦誓二篇篇篇意周大史所
編不接其間如宣王中興會諸侯復竟土任賢使能南征北伐
錫命韓侯申伯用張仲仲山甫其時大誥命多矣乃無一篇見
於書意宣王之書必失亡於東遷之亂孔子既取周大史所藏
其後按左傳鄭子產曰鄭書有之曰安定國家必大焉先大書
其書楚書曰楚國無以爲寶惟書以爲寶是知春秋之出列國皆
有書夫子周流編載而於魯得費誓於秦得秦誓於趙簡子
及河而反又得行不測無則文侯之命與秦誓未必於晉於趙
命同其則彼爲封建此爲錫賞且平王幽王子宣王孫宣王之
承當王三繼之流流失道爲大戎所殺平王苟能蘇然發憤率天
下諸侯以我共戴天之難則諸侯必有能敵王所撫而中興
幸於苟偷而不復念及君父自安於卑陋而不思興復王室此
所以詩自黍離列爲國風而春秋始於平王則以王政目是不
獨矣文侯非有方叔召虎之功乎王所以深嘉之者不曰汝
克左右惟事厥辟不克左右惟事厥辟不克左右惟事厥辟不
之時而遣之往齊我父
邦爾都而誓我我父
守猶錄其書者尚以也
自不

費誓

費地名淮夷徐戎並起爲寇魯侯征之於費
誓衆故以費誓名篇今古文皆有

伯禽撫封於魯夷戎妄意其未更事且乘其新造
之際而伯禽應之者其整暇有序先治戎備次之以
除道路又次之以嚴部伍又次之以立期會先後之
序皆不可紊又按費誓秦誓皆侯國之事而繫於帝
王書末者猶詩之
錄商頌魯頌也
費誓秦誓亦皆有說

案註

費魯東郊地名伯禽爲方伯監七百里諸侯之
以征諸侯之事而連帝王孔子序書以魯有治戎征
討之備秦有悔過自誓之戒定爲由法故錄以備于
事猶詩錄商魯之頌

元年封於魯禮諸侯不得專征伐惟州牧於當
州之內有不順者得專征之記明堂位云封周公於
曲阜地方七百里孔意以周之大國不過百里云七
百里者監七百之諸侯耳下云魯人三郊三遂指
言魯人明於時軍內更有諸侯之人也
在東海郡後為季氏邑國以十里為郊費非魯東郊
當時治自於費也
成工東伐淮夷曹孔弓費誓言王伐淮夷魯伐徐
戎然則魯侯乃佐王征討也
承王命率諸侯以征徐戎故曰我惟征徐戎征者上
伐下也言征非承王命故耶
自治而畧於治人有志於正守中無志於戰王者之
兵也故孔子取之
王崩三監及海夷叛載於大誥命召公平淮夷載於
江漢余方釋於常武自成王至宣王每有叛亂
則廷為之搖動非小寇也禹之家學見於甘誓周公
之家學見於費誓齊之變濶其誓師曲折纖悉若老
封疆當徐夷之變濶其誓師曲折纖悉若老
者是以知禹周公之家學蓋本末具舉而無
伯禽封魯有徐戎之難喪卒哭而征之是周公已
而各傳中謂東郊不開在周公東征之時伯禽
國已父負民是之非特與記不
合與此傳引引呂說亦不合矣

曰嗟人無譁聽命祖茲淮夷徐戎並興

魯伯禽為方伯諸侯之所以征歎而救之使無喧譁其
靜聽誓命蘇氏曰淮夷叛已夕矣及伯禽就國又齊徐戎並起
故曰祖茲者猶曰往者云云
蘇氏以祖茲言往者恐未然當
是謂今往此地者以淮夷與徐戎並興故也

敵乃干無敢不弔備乃弓矢鍛乃戈矛礪乃甲冑

敵乃干無敢不弔備乃弓矢鍛乃戈矛礪乃甲冑
蓋用鐵為之鄭云敵謂穿徹之謂甲冑有斷絕當使刺理穿治
之楛紛如綬而小繫紛於楛以為飾備訓具每弓百矢十矢
千使其數備足毛傳云五十矢為束或臨戰用五十矢為束
凡金為兵器皆須鍛礪有月之兵米獨戈矛其文互相通

甲冑所以衛身弓矢戈矛所以克敵先自衛而後攻人亦其序也
王肅云敵楛當有紛繫持之弔精全也鍛卒礪磨也
敵先自衛而後攻人亦其序也

蓋用鐵為之鄭云敵謂穿徹之謂甲冑有斷絕當使刺理穿治
之楛紛如綬而小繫紛於楛以為飾備訓具每弓百矢十矢
千使其數備足毛傳云五十矢為束或臨戰用五十矢為束
凡金為兵器皆須鍛礪有月之兵米獨戈矛其文互相通

惟淫舍牯牛馬杜乃獲斂乃奔無敢傷牯牯之傷汝

則有常刑所舍之閑牧大布於野當室塞其獲奔一或不謹

而傷閑牧之牛馬則有常刑此令軍在野之居民也舉此例之

凡川眾數澤險阻牙擊有害於師此者皆在矣此除道路之事

出也奔以捕小獸穿地為浮坑入必不能出其上不設機也奔

以穿地為名獲以得野為名獲亦設於奔中但奔不設機為異

目孔故官閑塞之義馬斗其風臣妾逋逃勿敢越

逐祗復之我商賚汝乃越逐不復汝則有常刑無敢

寇攘踰垣墻竊馬牛誘臣妾汝則有常刑役人賊者男

馬牛風洗臣妾逋逃不得越壘而逐之失主雖不得逐而人

風馬牛逃臣妾者又當嚴禁之我商賚多寡以賞汝如或越

而失任不復而攘取皆宜刑有故壘踰垣墻

乃糗糧無敢不逮汝有大刑胥人三郊二遂峙

尸楨榦甲戌我惟築無敢不供汝則有無餘刑非殺

魯人三郊二遂峙乃為焚無敢不多汝則有大刑

用兵之期也法加備也後禮也也不逮汝今之軍與淮夷徐

戎並起今所攻獨徐戎者蓋量敵之望環緩急而攻之也國外

曰郊郊外曰遂天子六軍則六鄉六遂六國三軍故魯二郊三

遂也楨榦板築之木楨曰楨牆端之木也旁曰榦牆兩邊障土

者也以是日征是日築者彼方禦我之攻勢不得擾我之築也

無餘刑非殺者刑之味一但不至於殺爾勿焚其軍牛馬之用

軍以期會為程為急故皆服大刑楨

榦為焚獨言魯人者地近而致便也

周禮萬二千五百人為軍一家出一人一鄉為一軍天子六

費善

受敵則使此郊之民專意於攻守而調發諸時則使西南北
三郊之民蓋取於不受敵之地也
刑死刑也無餘刑刑之不至於死減死一等也
所書而孔子存之於帝王之後者以周禮猶在魯也
則他可知矣知矣即此一事而本末先後輕重
修急井然有條規模整暇魯侯其賢矣哉

秦誓

左傳杞子自鄭使告于秦曰鄭人使我掌其
此門之管若潛師以來國可得也穆公訪諸

襄公帥師敗秦師于殽囚其三師穆公悔過誓告羣
臣史錄為篇全
文古文皆有
序專穆公
用兵失策於殽惡其法嚴故人晉君而以狄視秦
書亦不得氣
書伯禽之

春秋之公三十二年晉人及秦
春秋之公三十二年晉人及秦
春秋之公三十二年晉人及秦

華大義也
華大義也
華大義也

公曰嗟我士

無誓告汝罪
豆之首

惟受責俾知

民記自若是多盤責人斯無難

心之憂日

月逾邁若弗云來

未就子已忘惟今之謀人姑將以為親雖則云然尚猷
詢茲黃髮則罔所懲

無非盤樂惟不皆然此憂患所由生也
平王嘗言為善最樂

有來日也
日也
日也

詢茲黃髮則罔所懲
今之謀人新進之士也
未成之士也

黃髮黃髮

達是不能容以不能保我子孫黎民亦曰殆哉

媚忌也達自達之也達窮達之達殆危也

論此二人也前一人以房玄齡後一人似李林甫後之人主監

此是 **纂註** 容不能容者之情狀利害可謂全言宜孔子定書不

能發其 **邦之抗陞曰由一人邦之榮懷亦尚一人之慶**

抗陞不安也懷安也言國之危殆繫於所任一人之

非國之榮安繫於所任一人之是申繳上二章意

如木之動搖陞如阜之圯壞

一人之是非是如土所補有利與如土所補始哉本列註即老

蘇管仲論一國以一人與以一人亡之意結上文兩節有照應

呂氏以一國為穆公自

人非名也魯哀公以此

若曰平王錫文侯而

用兵庶幾於王道矣

秦穆當不其然

如秦穆之悔過亦庶幾於王道矣取

士而以秦

補之則平王之罪可

惡莫大乎安公為

大夫之意謂使平王用兵得如

平王悔過得如秦穆穆則用

痛憤而以伯禽穆公繼其後也

秦有誓而書亦魯有頌

謂秦誓聖人等以其

誓以志帝

如但以悔為是也聖

人故聖人於人不待嘉其悔而

有不悔者使殺人而不必死其肯悔

何以知之以濟河之師知之也濟河

秦誓

或謂周書終文侯之命而以秦

穆公之欲改過遷善

志君父也如秦穆公之書續以秦

乎平王之欲改過遷善

如秦穆公之書續以秦

而秦誓附終焉

如秦穆公之書續以秦

人之又且終焉

如秦穆公之書續以秦

不見其幾微於定書刪詩

如秦穆公之書續以秦

過也自非聖人誰能無過

如秦穆公之書續以秦

甲也自非聖人誰能無過

如秦穆公之書續以秦

康以修甲士以南征不復

如秦穆公之書續以秦

老成以其不就已而忘疾之非不知其新進姑樂其順便而規
信之前日之過雖已云然然尚詢故黃髮之人則無與行所
而蓋其將火之善也纂註未就我所欲反思之謀人謂其等以
把子等

御不違我尚不欲惟截截善論言俾君子易辭我皇

多有之番番老貌也力既德之良士前日所誇過門超乘者我猶庶幾得
而用之勇夫我尚不違之勇夫前日所誇過門超乘者我庶幾不致
我違暇多有之哉良謂善叔勇夫謂二師論言謂杞子先

註同力也崇備也力既德也皆不能及人也番番與申伯番番
如日力耳也崇備也力既德也皆不能及人也番番與申伯番番

遇不仁而力也崇備也力既德也皆不能及人也番番與申伯番番

明故也崇備也力既德也皆不能及人也番番與申伯番番

一介臣斷斷我崇備也力既德也皆不能及人也番番與申伯番番

有技若已有之崇備也力既德也皆不能及人也番番與申伯番番

出是能容之以保我子孫黎民亦職有利哉味味我思之如有

靜思也介獨也大字作簡斷斷誠一之貌倚語辭大率作方介
也心之所好其甚於口纂註無技而休休有容所謂不可小如而
可六受也曰其如有容莫則其限量而難乎形容也心之好不
切又甚於視有才者之若已矣是真實能容非勉強也好善
之利流澤無窮亦職有利即孟子所謂好善優於天下況魯國
乎之

人之有技冒疾以惡之人之彥聖而違之俾不

而行天下不知悔者也宣主中只幽王為大戎所殺而平王繼
之不報君父之讎思小惠而忘大耻不知悔者也君者天下之
主也心者人君之上也君心如此天下何賴哉秦穆輕信杞子
逢孫楊孫之謀固違蹇叔之諫至於夜師辱國而悔過之誓作
焉使有天下國家者皆如其知過而能悔又何必自悔而不能
則雖以挽回三代之治亦何難哉惜乎穆公徒悔而不能改也
然夫子之微意讀書首可以深長思矣或曰周太史詹見秦穆
公曰始周與秦合而別別五百歲復合合十七歲而伯王者出
焉蓋秦之先君始為周西垂大夫所謂合也襄公七年列為諸
侯所謂別也自襄公七年至昭王五十年始合也襄公九年滅周
六年所謂復合也自昭王五十年至始皇九年誅嫪毐始親
秦誓之存聖人蓋傷之也何悔過之云乎愚切以子張問十出
孔子惟理而已在已以驗方
亦論其理而已
率合附會之說
足云

晁卷第

圖書在版編目(CIP)數據

朱子訂定蔡氏書集傳 / [元]董鼎輯錄纂注.—北京:
北京圖書館出版社,2006.12

(中華再造善本)

ISBN 7-5013-3327-0

I. 朱… II. 董… III. ①尚書—注釋②中國—古代史—
商周時代 IV.K221.04

中國版本圖書館CIP數據核字(2006)第123688號

ISBN 7-5013-3327-0



9 787501 333271 >

書名 朱子訂定蔡氏書集傳(全六冊)
著者 [元]董鼎 輯錄纂注

出版 北京圖書館出版社(100034 北京市西城區文津街七號)
發行 Tel:(010)66151313 Fax:(010)66174391
E-mail:Blstxb@nlc.gov.cn
Website:www.nlcpress.com

造紙 華寶齋

印刷 杭州富陽古籍印刷廠

開本 八

印張 六八

版次 二〇〇六年十二月第一版第一次印刷

印數 一—二〇〇

書號 ISBN 7-5013-3327-0/K·1369
定價 二一八〇圓

